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
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
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
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
用者迄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為衆
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
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付舊職俾得盡心圖報必
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
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

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
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令
起為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鹽屋令尹
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畜養可
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
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為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
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

卽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惠州泉安尉以選補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補楚州連水群盜又獲三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群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寘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成為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已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舡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俟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

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
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
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
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
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
為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為御史
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

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劄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
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
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猶介疾惡為衆所忌適會光
物故衆人据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卒日
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鞏之
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
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辯其冤則
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為陛下
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

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
取進止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
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黽俛歲
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
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
才性鄙佞黜辱華要而惡罪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

頡為性嶮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
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
為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
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
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及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
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
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

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謗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街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卽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閱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祿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論議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效冒昧恩賞情所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天聽

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絕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日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遽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之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

常况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今日某日准閣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黽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臣臣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欲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

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為文憂患以來筆
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
充諫垣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
非况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况軾頃已
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
滿盈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
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
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
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齷齪文墨之
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
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羨繇市易之
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
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
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
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為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
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管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暮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亡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為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况玉堂之清秘號為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為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

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閣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進此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况復職冠河圖之秘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

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為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况臣非獨自為身謀亦為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姑朋友責

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嶮嶮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効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議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己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為吏部尚書願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况軾之為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為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

安其於愚臣實為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日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矜其已竭况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寘近班實為虛授若遂龜僂居位臣既自己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為無耻在他人猶為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日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

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慙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

偷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傍徨自力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遠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為國之重輕如臣迂濶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筭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闕俞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岐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言年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思私之橫被復叨丞轄

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逮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諛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四十八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
柱下已愧空踈起草禁中尤為清切上慙主眷下愧人言
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
之地緝熙庶政事得起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詁昔趙孟治
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為鄭子羽掌其詞今
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頌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踈

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能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斲清廟之瑟誤收竈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為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迨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請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

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為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

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
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
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
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
濱於九死厄窮身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
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
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者老畢會
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
猶顧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言如木之在山
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
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
部侍郎者掖垣清閤奉鉛槧以媮安民部劇煩以全穀而
為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期擢近在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

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
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
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為靜深照物坐閱工
師之衆灼知情偽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
應務性則不喜於為邪試之劇曹冀其未効然臣觀當今
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
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筭之明稍寬民力之僊
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
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
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安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
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
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
闕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絕日以
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
為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付憂勤下

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袞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願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燠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曾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群下發在筭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已之慙豈徒褻博以為容顏盡糜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熒煌之寶帶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禦寒牛脅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為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養群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表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金之誠篋笥增輝既燠暖於私室鞞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願慙彼已之譏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諫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

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
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
敢謂乏人適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
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
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
之微海岳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聞見以納忠
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
聞謹奏

又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侍詔盛倚至臣所居
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温
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何言竊以法從
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已艱兄弟迭居况前
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
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
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極
於當年聖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
賢莫為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

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
從之聰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員偶闕而當補棄遺簪
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踈亦蒙獎擢臣敢不始終
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為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鞍腰帶一條并
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廡
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齪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於

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加牛脊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
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輯綏
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既蓋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
緩急之宜不間衰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多
為子永懷悲三賜之及此糜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
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笥騏驥出閑襲以會朝

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
從既脫布常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
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博求雋乂圖廣治功歷覽搢紳之間深照奔走之
病曾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
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糜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
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墮越之懼
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汗愧此蓋
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推廣德心捐廩庫之有餘
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
滿盈之惧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鷄
濡翼之誦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
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
為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亟須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滋職之光華飽食何為汗顏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先祿後威四筵既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雋之游亟

蒙飫賜之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汕豈衍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謹奏

芻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有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覃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

又記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
臣比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於便蕃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
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
禁中既亟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
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無為四方稱治然
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故事雖除
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竊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
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網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
力之疑勉強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
貴日新閱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
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雋賢收拔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

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
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為惟有事君之
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
鳴亦雞鶩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
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
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

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
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
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卹小則投
竄而莫留雖仗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
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不獲安
心知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謹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
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
衆或驚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

均履中外無戚踈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
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
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唯當
上體仁心治而弗擾旁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群后比義以
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
降詔不允仍斷未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偻之志
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者
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
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真臨御久
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
早歲猖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
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圃聶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
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言遽及

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
聯之滯論雖復黽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
建大廈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
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
於顛隤不渝始終少答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麪者忝二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
辰寵賁私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他伎
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廊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
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
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
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
大烹之養兼存推食之恩庶無飢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
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犬馬尚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
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以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廩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耻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為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

肥豨見和乎蕃衍之祥香稻來牟皆調節登豐之報願惟孱陋坐食甘腴况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私烏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為最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欽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義黽俛圖報愧畏交中

藥城集卷第四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欒城集卷第四十九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存臣
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聖明犬馬
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旋迫於艱難憂患既深志力
俱耗比緣終制獲覩清光自顧衰殘之餘力求閑散之地
荷聖恩之未棄付便郡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
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

月力疾為治未敢即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墮撓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報狐誠而未達服睿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之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罪竊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諱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群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踈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墮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事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酣豢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鬻尤不忍為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涖宛丘風稜交攻面目幾廢固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隳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

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故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
在臣不為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
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
祈天諱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日三日到
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為宜尚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

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死首
被選擢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
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衷忠以報天造然自
出入要地訖無絲毫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
雖東秦之奧壤實故里之近邦願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
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
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丘自得
戀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為惟是
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所寢興不遑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
但守朴忠訖無他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
勢薄地寒果不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狐迹多危
自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
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

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
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
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
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入重鎮况復第
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
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
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篤要粉身而後已訓教子
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圓丘祇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頽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黽俛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

均昇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烟伏茅簷而竊抃坐馳誠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睿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即謹何重加撫諭臣

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答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惟心洽百禮而為奉四海來格尚何俟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為幸會豈合固辭况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邊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追重迂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為誠然後情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祇事神祇勤卹鰥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親致誠備物

之為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為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日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續嗣五聖勤學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舉親執圭幣三接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荐至

赦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百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神作主仰以答靈休之嘿運俯以

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
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
遂緣祝嘏之餘丕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
分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日某日進院奏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
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既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動必

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
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
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日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
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祇奉絲綸實
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
饗受祿自天樂與群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完

之微嘉其頭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霈然大賚夫豈無
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莫景頌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
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間於推恩荷
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兼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忍死一
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槩
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總戎西北方朝廷旰食之

秋為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答恩私而施
設未遑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
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尚回歲月潛移謂倚伏
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
皇帝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
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
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
非為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
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

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龔諫議謝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
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日某日祇受訖者守
土無功曠官是惧成命既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
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勵勤拙以自將然自
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

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獲親
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
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
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地寬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寘汲黯於
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
危而一節銜命東往誠心內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陳汝義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雜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棄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洎獲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盡出鈞陶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雖誰肯復收臣敢不

勉勵疲駑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疎決見禁罪人臣已即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逮茲歲終愆陽為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音並走群望而精誠

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履露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既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於寵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

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為親疎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存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班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臨照之明孰為先容保此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廣風教之餘勉強疲篤少致垆埃之報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疎晚依至道心存止足年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既當休即求謝事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仙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兼遲領此深眷空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

澤愈多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耻逮此耄得以自陳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爵祿豢養為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為意使臣得退伏閭里歌詠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兼存臣臣悃誠實冀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為名病而得閑本甚至願飛章自

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
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
衝之任邦家倚以為重神人賴以為安留之者既自有詞
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
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
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
盈滿悞速顛隳筋力兼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
伏惟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

名之誤思念臣平生粗守廉隅耻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
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天俟命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願惟兼
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己之義老
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耻今臣心
力兼退手足支維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

年况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
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為地苟遂盤桓顧寵俯仰懷慙志
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志誠樂善多士克生元
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為輕
重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
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
若使臣得全廉耻之為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
限之為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
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
復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官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國
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
諸生存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聞
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
閒退徒以夙事累朝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
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涖懇上聞輟難蒙聽皇明

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
度越典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
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
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為愧雖老身已
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敕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
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懼誠忭頓首頓首臣
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
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無擬倫先皇
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
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永昭考
作室之明賴文母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
寮恩宥多辟民田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允
懷四夷永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
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踊躍歡呼倍越倫

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
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閭之
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
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粗守一節方
先帝臨御之始寔群臣綜覈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幾
微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
寢結於憎嫌恩遇一移流落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

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罽脫豈知
天日之自明吳興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
其何求敢冀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
至聖德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久棄特推鴻造存
養餘齡臣老病相仍羈危多感動卹民物敢忘委寄之深
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藿之心徒切桑榆之報何時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見吏
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
下坤儀正大母德慈仁照知四海之艱難洞鑒群臣之情
偽不遺踈逖均被優恩臣早事三朝誤知先帝初睹變更
之議每陳安靜之謀言拙計踈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
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
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
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吾輿危迹再安
狐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木之
何報東南少事深慚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五十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右某啓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凡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懽忻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

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
即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
以開慰學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永寵榮入踐鈞
軸手執予奪身為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恻舒四方之人
見之筆墨則可以照耀萬世之下夫少者文字而終莫能
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
皆以自足於當世而况位在樞府才為文師兼古人之所
未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奉啓陳賀不
宣謹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右某啓頃遠軒闈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
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為府中之末吏事既甚
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况旱氣方退流民未
還盜賊縱橫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
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辨之時伏惟相公偉量絕人盛業蓋
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
強以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
答知遇

又啓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勾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
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養親貧窶
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邇家庭曾未逾時就改此職
邊鄙無事最為閑官俸給稍優尤便私計自非昭文相公
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矜鄙庸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
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移新局碩恩造之甚厚思力報
以未由區區之誠書不能既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
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學術蓋世早遊
侍從蔚為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
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
始知靜鎮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存歷三鎮
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
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
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
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貧頻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

方珪組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
不拒其來學某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厭直玉堂分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竦觀伏
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久振於士林
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為國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
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某承乏黌舍久聞德音樂與
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首被衮衣之錫仍因旄節之崇
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大傅侍中舊德隆重元勳
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求旅力之功尚父
雖兼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宸惠賢繼陳止足之誠
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
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
命秩九峻出同憂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
長久某夙荷知獎實信惟忻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留務歸守鄉邦欽藏為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
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
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群疑擅元勳於不朽
楚國已定葉公反其舊封唐室多虞裴度久而在外遺功
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
願治懷舊德以徒勞其夙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
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某為性疎迂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兼
容尚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成不居公
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棟梁之久聞復
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人曾何已棄之身未
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枯枿於再榮為力已艱論
恩則厚龜勉寸祿心已切歸歟愧負鴻私終何為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
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
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

書而士民所以矐矐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某迂踈已甚廢棄為宜偶未宛丘遂獲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土即暇豫於鵠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此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簡暇既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慙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為感激難既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籬作鎮東藩新命既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而行神聽請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為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

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亦稍安於派拙某官嘗有
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日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已久
偶歲成之及格蒙叙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兼至伏以
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深之士涖
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煇煌碩瓦礫而安用松筠
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
亦異朝遊山林之下群鳥獸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鸞

皇之翔厲是以群材並驚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
已幸旁睨樸樾埃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
某才性鄙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
者興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
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劾乘田之畜牧苟
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願常憂於罪戾寵至逾分誠
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庶物春陽既
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有銓綜之常以御群
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

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
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致官復淮
陽卧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閑再辱辟書重
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罽之歡亦非偶
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體河岳之魚
容納消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况
復終身之幸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懽士夫相慶伏
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民間之情
偽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亨出當干城入贊心膂温然不
代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上心之久簡且人望
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
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問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
未由瞻依徒切

謁黃察啓

右某啓伏審不棄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違誠以進無干世之才出為苟祿之仕強顏未去襤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隰務咨度以求賢鴻鴈于飛待勛勞而安宅是宜舉勵精之能吏効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樾何取豈謂採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魚容仁存久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之勢而不施既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少保啓

右某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國之光華措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乎蹇諤之足畏晚陪國論溫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為政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為重邦家仰以為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頽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

益某因緣未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留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數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臯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上思為用尚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

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尚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為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疎拙
之資敢謂并容過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名中
歲早衰願奔迹於林莽以竄逐未久不敢言歸耕稼無資
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勞未落歸根久忘發生
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
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遍求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
毫髮之輕一言之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治初啓群
賢彙征敢以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慚懼寔
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中外
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丈鄉邦舊德翰苑老成
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
之先事成耻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揜既及身而顯曜亦延
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某早承眷與喜
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屏脩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

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縱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
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
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鍾鼓操之則慄舍之
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
得其適性無所傷其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
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
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
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
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

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騏驎之乘而罷
駑與馬鞭柵之林而擣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
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
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
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
濡足纓冠願所 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
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
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某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恩出非常心
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為安竊以政事之臣國
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何觀願可私
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資稟冥煩早歲讀書
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濶見譏既自知之不疑
矧衆言之何賴方虞汰斥遽爾超升况今二聖天臨群公
彙進五臣翊舜自格無為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
豈容不肖或與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
公論進賢退否既鈞軸之當為置散投閑抑空踈之常分
苟無滿溢之懼盡出鎔陶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被臺轄小才知愧空僂倻以循墻成命
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開官制兩丞特異於唐
餘上參萬務之幾六總下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
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資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
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密嚴
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躡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
至德在人清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

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豈為之先容坐致
空踈誤蒙甄拔其為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啓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踈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少讀
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為賢流傳世俗誤見推許迨
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
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歛退未嘗有所為文方
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布四方不可復揜豈謂賢達上復以
此見稱每讀來書祇增愧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既瞻
格律又高誦詠再三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藉甚慶慰良深某官學問
該通業履淳固耻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進不失榮
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衆所共知久而
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告未衰猶有設科之
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
執事不忘蘆葦終有獲於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親見
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爭訟之喧
曾何施為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將平昔之學嘗
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屺顧之久矣乃今得之此
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遠銓綜群吏不知中外之
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
違知陶鈞之有自官守無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
陳罔既

又謝兩制啓

蹇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休光
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為慙揣已甚明固嘗自乞荷
聖恩之未棄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風俗猶厚長淮以
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何鄙薄獲此便安此
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懋眷獎方厚議論持平頃
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
初馳誠罔既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祇見吏民
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秋稼方郡
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為某早從宦遊舊悅圖史旋承乏
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簿領之煩力殫錢穀之計逮
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
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德濟時宇量包世燮和中
外耻一物之未寧容養賢愚思群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
狀竊近輔以偷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
何補於涓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既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伏審卧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乂安恭惟某官
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間輔翼累朝
陟配皇王之化卷懷事業偃息方州風俗未澄非老成而
奠定邊鄙尚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期天心將應即日
冬候凝冽鈞履康寧某迫此莫年尚玷鄉郡道路不遠德
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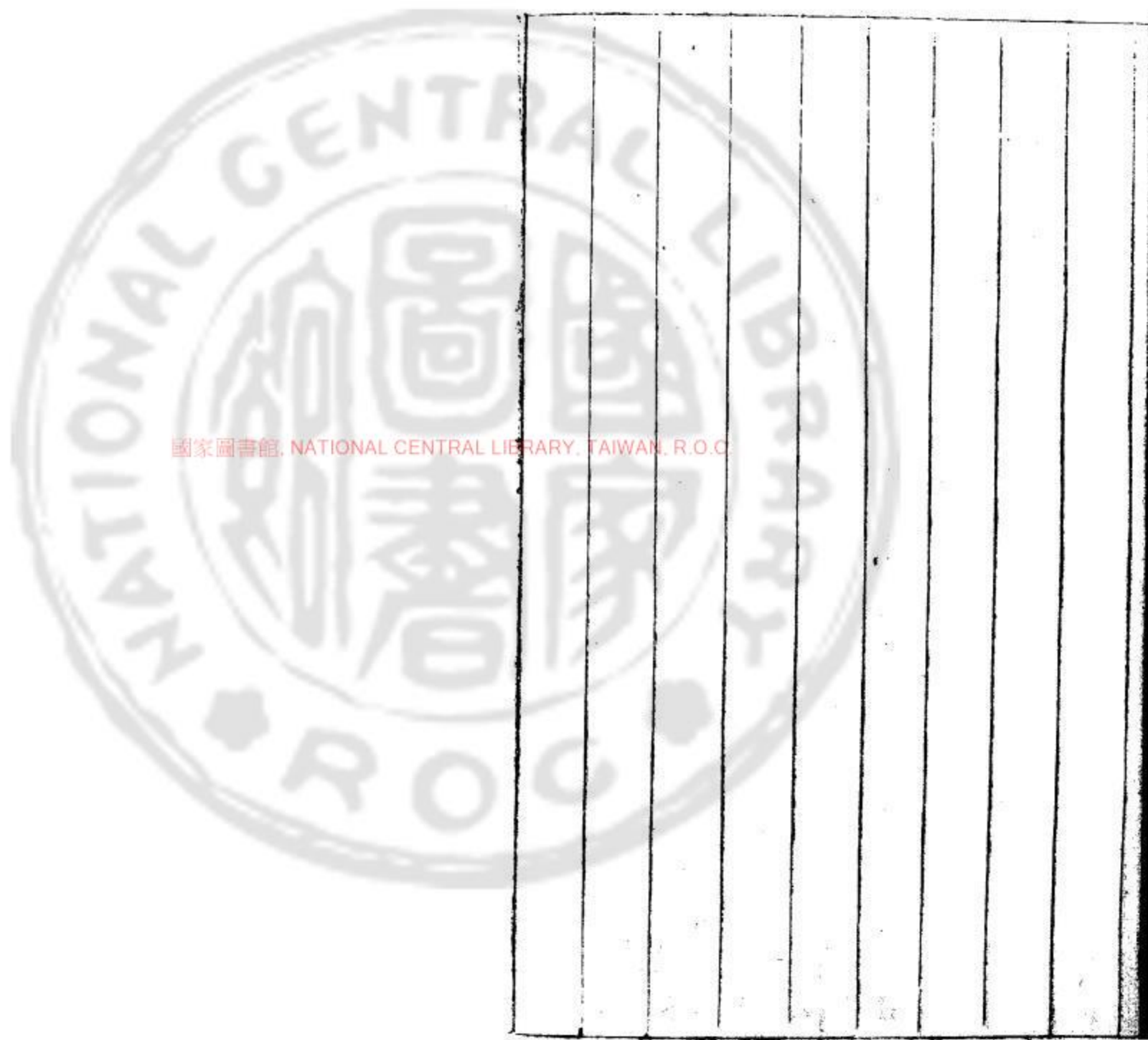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某官

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總戎行謀慮宏深隱若
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勲名既隆譽故隨至
進退有裕望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色之莫見頻陽復起
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猶在用人既得知廟
勝之有成俾國威休頌公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
邦側聆休嘉以慰瞻望

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為性甚愚薦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遇監
司造為浮謗凜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為衰

老之愧飛章自理為計已踈雖循省之無瑕顧吹求之已
密恃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予衡不俟辯明坐獲昭洗枯
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名節既全死生為幸此
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鑒以臨人定妍醜於須
臾無施巧偽憐衰罷之易毀曲為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
墮某老病既久思求歸而未能荷戴雖多恐圖報之無日
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一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四明狂客

雪溪乘興
西塞風雨

送姪邁赴河間令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

傳銀青挽詞二首

大雪三絕

和王晉卿都尉荼蘼二絕句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蔡州任氏閔世堂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次韻子道中見寄

郊祀慶成

次韻姚道人

次韻子瞻工苑扈從觀燈二首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次韻姚道人

次韻石芝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讀史六首

和子瞻雪浪齋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蹇師高山圖

望高樓

思賢堂

阻風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次韻子瞻江西

雨中遊小雲居

第二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苑見寄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次韻姪過江漲

已嫂請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康樂樓

筠州州宅雙蓮

奉同子瞻荔枝歎

次韻子瞻梳頭

勸子瞻修無生法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
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
數句覺而補之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
高安送歸

東西京二絕

唐相二絕

寓居六詠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次遲韻二首

次遠韻

次韻子瞻瞻和陶公止酒

次韻子瞻過海

過姪寄柳冠

寓居二首

東亭
東樓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浴罷

次遠韻齒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

次韻子瞻獨覺

次韻子瞻夜坐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夜卧濯足

午寤坐睡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雨中招子野吳先生一絕

答吳和二絕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求黃家紫竹杖

賦豐城劍

范丞相克夫挽詞二首

卜居

和子瞻過嶺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大行

皇太后挽詞二首

追尊

皇太后挽詞二首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寄題登封揖仙亭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十一月十三日雪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遷居汝南

索居三首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

贈蔡駮居士

癸未生日

白鬚

寒食二首

穎川城東野老

汝南示三子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思歸二首

萬蝶花一絕

春盡

夢中詠醉人

立秋偶作

汝南遷居

寄內

病愈二首

九日三首

立冬聞雷

將歸二首

示資福諭老

三不歸行

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穎川

次遲韻寄迺遜

次遲韻對雪

還潁川

題郾城彼岸三首

文殊院古栢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葦東齋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盆池白蓮

詠竹二首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初得南園

移竹

記夢

第四卷

詩七十首

葦居五首

再賦葦居三首

歲莫口號二絕

雪後小酌贈內

喜雨

收蜜蜂

養竹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雨病

施崇寧寺馬

南堂新甃花壇二首

夢中謝和老惠茶

新霜

戲作家釀二首

冬至雪

歲暮二首

春後望雪

除夜

喜雨

甲子日雨

新火

次韻和人詠醑醪

閑居五詠

杜門
買宅

坐忘
移竹

讀書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未開

戲作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

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春深三首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再次前韻示元老

築室示三子

開窓

遜往泉城穫麥

送元老西歸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潁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
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為父老言之戲作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秋社分題

釀重陽酒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年矣
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
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九日獨酌三首

泉城田舍

第五卷

雜文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和子瞻歸去來辭

潁川擇勝亭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沐老圖贊

香城順長老真贊

自寫真贊

六祖卓錫泉銘

代李樵卧帳頌

夢齋頌

抱一頌

第六卷

孟子解二十四章

第七卷

。歷代論一

堯舜

三宗

周公

五伯

管仲

知瑩趙武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第八卷

歷代論二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哀帝

漢光武上

漢光武下

隗囂

鄧禹

李固

陳蕃

第九卷

歷代論三

荀彧

賈詡上

賈詡下

劉玄德

孫仲謀

晉宣帝

晉武帝

羊祜

王衍

第十卷

歷代論四

王遵

祖逖

符堅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狄仁傑

第十一卷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韜

馮道

兵民

燕薊

第十二卷

潁濱遺老傳上

第十三卷

潁濱遺老傳下

第十四卷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進冊文
劄子附

改園陵為山陵手詔一首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擬殿試策題二首

第十五卷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擬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會計錄叙三首

第十六卷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立 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

申三省
狀附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待罪劄子一首

第十七卷

生日謝表笏記四首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第十八卷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明堂賀表

雷州謝表

移岳州謝表

復官宮觀謝表

南郊賀表

降朝請大夫謝表

謝復墳寺表

謝復官表二首

皇太后上僊慰表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大行太皇太后上仙功德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東瑩老翁并齋僧疏

第十九卷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高安四首

龍川二首

閻阜一首

許昌三首

祝文二首

嵩山

汝州謝雨

第二十卷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宮保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亡壻文逸民文

再祭張宮保文

祭亡嫂王氏文

祭八新婦黃氏文

北婦祭東塋文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嫂王氏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祭范子中朝散文

祭王子敏奉議文

遣送歸祭東塋文

祭黃師是龍圖文

祭范彞叟右丞文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祭道遙聰長老文

第二十一卷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六孫名字說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書楞嚴經後

書金剛經後二首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答公子叔
弼書附

第二十四卷

雜文五首

巢谷傳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逍遙聰禪師塔碑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樂城後集卷第一

春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一首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

驚和璞起坐憐老房

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

和璞始信秦箏是響泉

因作破琴詩以記之為我忝丞轄寘身願并涼

子瞻每欲為國

守邊願不

敢請耳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早歲發歸念老耒未

嘗忘淵明不久任黔婁足為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口糧

教敕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

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卧對郝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
是江東第一人

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雪溪乘興

亟往遙歸真曠哉聾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道已
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客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已
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雨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遙知夜宿蛟人室浪
卷波分不著

直畧切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一首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赴
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一首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庫輦回原廟初移蹕鷺
集西雍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來王從官
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傳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澹泊
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為沾襟
丹旒國西門茅廬濟水源官清貧似舊名重沒猶存臺閣
傳遺懿交遊拭淚痕君恩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三絕句

閏歲窮冬已是春當寒卻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霰稍
淨天街一尺塵

元冥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日問
天此意亦茫茫

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傳到
此施行愧未曾

和晉王卿都尉荼蘼二絕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楸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子解

翦金槃寄所思

春來未曾見花但於
禁中時見楸花耳

後圃荼蘼手自栽清於芍藥醞於梅舊來詩客今無幾三
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一首

懶從朝謁事駢駢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耆舊天
教築室候來歸石公熙載舊宅張公頃加修完肩輿尚肯

追春色

公來春將往洛中看花

鼓缶何妨傲夕暉所至成家即安穩

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大節

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羗胡

南竄逢公弄水亭

公時守池

北歸留我闔閭城壯年不見日千

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觸處諫先聲

傷心繫舸城東地日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皦察所至自安平氣象
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繼亦公卿

十年初見范公園知與錢塘結弟昆樂易向人無不可疎
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近藩無復

放懷詳笑語挽詩空寄淚潺湲州及子瞻先始與元翰皆伴抗

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未相過予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壽考

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定餘

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如學術

留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歎

蔡州任氏閱世堂一首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鄉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憂其下遺言

於斯葬存沒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任君治新

息寬惠洽鰥寡疆梁順教詔桴鼓不鳴野三年去復還園

木栽拱把居人敬閭巷禽鳥依屋瓦蒼然百尺檜直幹任

大厦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疎懶父母強教之逡巡就科選逮此年少時幽憂

二十年懶性祗如茲偶然踐黃闥俯仰空自疑乞身未敢

言常愧外物持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自我作歸計于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虫一何憂壁間終夜悲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少年氣難回老者百事兼聊復沃以酒永與狂心違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有寓均達成且忘昔日言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之毀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墟泯滅俱無情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奪傾驚雷震未夏鮮能入秋鳴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明月出東墻萬物含餘姿孤蟾庇繁蔭衆鳥棲高枝鮮衣

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群動作莫復何所為此時不自
有日出還受羈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勿言
湖山美永與卒生乖鴻雁秋南來及春思故棲蛟龍乘風
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直道竟三黜去
國恐終迷何如自衛及闕里從參回

羗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詔書
北窮征諸將守未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有餘防邊未云
失憂懷愧安居

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年來
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遂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報君要得
人被禍有懷宝斯人何時見即上歸耕表

春旱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眎禾田父老有好辭秋陰
結愁霖似欲直敗茲冥冥人天際影響良不疑精誠發中
禁愍默非有欺雞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天厨釀冰池搖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醕百不醒鷲臺
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頽然雖無謫固謝出囊頽回首愧周
行羣英粲彪炳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當官不避事無事輒徑醉平生
自相許兄先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白首六卿
中嚼蠟那復味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掃習禮迹三已
竟無怨心伏鷲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惠髮先白功名已不
求餘事復何惜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清晨
委群動永夜依寒更低帷闕重屋微月流中庭依松白露
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南方有貧士狂怪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汙屠酒中導我
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尤弓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永愧陶翁飢雖飢心不惑懷忠
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與同事國惜哉委荆
榛忍飢長默默

我友二三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已歛然
不求人而我自壘耻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江行眎漁
父但自正網紀持網起萬目魴鱗皆可止老成日就衰所
餘始難恃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外將
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攜手初逃秦翻然感漢
德投足復踐塵出處蓋有道豈為諸呂動嗟我千歲後澹
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囊中舊時物布衣白
綸中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韻瞻道中見寄一首

兄詩有味劇雋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長
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遑請相思
半夜發清唱醉客平明照東省詩到適南來應帶蜀岡泉

西信僅得蒙山茗出郊一飯歡有餘去歲此時初到穎

郊祀慶成一首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兼天地報儀自祖宗傳講義

金華久近有音講讀官訓釋祖宗齋齋心玉食鮮秋成通

四海廩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塵卷跳疆寇西

入寇環州邊琛來渡海船高麗使前十日人和神亦答物

備禮誠全廟室開深靚郊丘對廣園翠帷新祕殿寶仗溢

通廛周冕裘繒儉周禮大裘而冕以祀天有司欲為羔裘

唐車保介便王輅有正觀致志進導前多舊德迎拜或華

退安重奕世所室

顛薦潔求陰燧馳誠寄燎煙垂精粲星斗望秩遍山川降

輅追前躅回班戒弗虔徹細深屈體屏蓋切承天上至太廟門降

輅步入齋殿至郊壇止百官回班仍去黃道嶰谷灰初應

禱三事皆循祖宗故事而去繳持出上意扶桑日欲躔旌旗逐風轉歌舞

緹室吹灰久廢不講近太史考求遺書復修其法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雞號識漏泉矜愚開罪罟釋欠請民

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昨南極本高仙有

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劬勞就聖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

無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進玉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郊丘實進玉幣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採薇東坡學者羨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朋友
日已疎止接盲趙生嗇智狗所安元氣賴以存時於星寂
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枉用十年力僅
餘一燈温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何日新雨餘得就季

王綸

高人隱陋巷至藥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才如
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嗟我本病
肺寒暑隨翁張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詩墮雲霧至
音叩琳瑯山海多信士世俗非所望遠遊居臨安間出從

諸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儀麟既委照永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虜去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爭
看瑁輿金鳳凰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

頃奉使契丹墜馬
傷足已三年矣忽

記上元鑿輅出起聽前殿曉鐘聲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一首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自安陸為予言過淮
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蘂無數

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神氣甚
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
衣為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
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
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
吾州留此以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
而澣也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莫
測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平
生固嘗疑公神仙天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

此詩後四句不入
按集

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見蘇書四大
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遊者惟師魯見
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
作詩以示公子棐叔弼

思穎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
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昔問不須疑曾聞
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有道

華夷靖無心怨惡悛和熹盛東漢從此不稱賢

約已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恩澤少先后禮容虛每有司

章獻太后故事為請德音原廟因前室有司將築神宗

深自菲薄不敢當而止中朝避冊書頃歲將受冊寶當御前殿謙避

功名不勝紀四謚歎猶踈近以四謚進呈上歎曰太皇太

次韻姚道人一首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瀣室
虛寶月映琉璃遠來醉俠忽忽返近出詩仙句句奇獨怪
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欵

次韻石芝一首 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夢遊人家井間石上生紫藤枝葉如赤
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甘起賦八
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
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
味如茶久而益甘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
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蒙洲島霧雨勻一晷石上遍生耳幽
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若籠蕉囊海神戶也戶止左

傳屈蕩戶之

一掬誰令墮我前無為知我超諸數此身不願清
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知道養氣千息存其
胡塵中學仙定難脫夢裏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安得閑
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擅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壯志
方凌厲遺書忽歎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戶隣聽君占諫草總我出詞綸京尹
聲初泐樞庭迹尚新卽卽炊未熟榮謝隔逡巡

讀史六首

留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傷生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安石善談笑揮麈領符秦妄起并吞意終殘吳越人
江河浪如屋要湏滄海容可憐狄仁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一首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岬立精鐵潮
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窓中
縞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
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
金鼓發棗笠尚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北叟未見疑
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
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首

日月中人照與芬心虛慮盡氣則薰彤霞點空來群群精
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闕煥不焚眇眇中外絳錦紋冥然

物我無復分不出入常氤氲道師東西指示君乘此飛
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動隨蚩蚊不信成功
如所云蚤夜賓餞同華勛爾來僅能破魔軍我經生日當
益勤公稟正氣飲不醺梨枣未實要鉏耜日云莫矣收桑
粉西還閉門止紛紛憂愁真能散淒涼萬事過耳今不聞
登真隱訣云日中青帝曰
照龍縮其夫人曰芬豔嬰

蹇師嵩山圖一首并引

孫光法師蹇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磐
栢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予昔

嘗遊焉峰嶺徑遂觀察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予也吾
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方重九與
偕行者約曰與子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尚強可以一往
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守汝州聞此州
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勝君何時為此遊
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庶幾焉系之以詩曰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亦行是高秋後試
覓神清古洞天

神清洞
事見上

望高樓一首在汝州

連山鄣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為太室容西山
為我低少室見諸峰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試問山中
人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空可憐汝陽酒味
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一首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為章在外物
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
回澆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翦菰蒲穢遺編訪諸子翠
石補前廢吏民亦潛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一首

自汝遷筠八月過真州
江漲倍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蔑洲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為榻然
委積水坐被弱攬維市井隔峰嶺食盡行將飢長嘯呼風
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所望乃大謬開
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泝要有时泝者不少息沿者長
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
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一首

客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天喬風號鳴暗中過盡石髓滑驚

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擠者力盡非求生偶然
瀕海少氛氣復有福地容躬耕諸侯歷聘謝魯叟茅簷燕
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人寰下視鴻毛輕俗緣漸覺
冰雪解元氣乍復蛟虬狎遠遊耽寢入蓋竹初怪長史留
家庭後來玉斧小兒子亦入真誥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
許還家不用劔閣銘洞天聞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
此心願與世無事不願與世平不平

次韻子瞻江西一首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令十載重渡瀧灘

頭舊寺晨鍾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丹霞龐便令

築室修畦缸往還二老筇一雙

予與筠州聰長老有十年之舊

雨中遊小雲居一首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十載
還上都再請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
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積陰荐雷作兩
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濺輕漚笑語曾未畢風雲遽
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刹依林立老僧昔還往晚飯迎淹留
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

閱村塢燈火明譙樓肩輿踐積甃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
適未知厭拘囚

樂城後集卷第一

欒城後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一首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人生
天運中往還成廢興炎起燹下薪凍合瓶中冰賴有不變
處寂如方定僧建城亦巖邑燈火高下層頭陀舊所識天
寒髮鬢鬢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為陵幸此未方賤日食聊
一升夜出隨衆樂鋪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
蒸潤由來共一天
雲塞虛空雨翻瓮
江侵城市屋浮船
東郊晚稻須重插
西舍原蠶未及眠
獨棹扁舟趁申卯
米鹽奔走笑當年

客到炎陬喜整涼
江吹虛閣雨侵廊
回看野寺山溪隔
卧覺晨炊稻飯香
荔餉深紅陋櫻棗
桂醅淳白比琳瑯
恩移嶠北應非晚
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一首

陰淫夏為秋雨暴
溪作瀆缺防舊通
市流潦幾入屋
雖幸廩粟空猶惜
畦蔬綠鹿駭不擇
音鴻羈分遵陸室
誚曾子還城謳華元
衄中情久岑寂
外物競排蹙設心等
一慈開懷受諸毒
道力雖未究游波
偶然伏糧須三月
聚艾要七年蓄君恩
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
婦德儼蘋蘩
湯沐從夫寵
冠衣席弟恩
克家傳衆子
有後慶多孫
追養心何極
增封禮尚存
宦遊非不遂
流落自麋疎
宗黨半天未
存亡驚素書
佳城東嶺外
茂木故阡餘
遙想千軍送
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官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
歌哭不移身自穩，往還無間語尤親。
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此人。
千歲展禽風未改，不加瓊琢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柰何。
巖谷滿前收蠟屐，漣漪極目卷漁蓑。
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事多。
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它。

筠州州宅雙蓮一首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
鏡中並比新粧後，風際攜扶欲舞時。
露葉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猶疑。
殷勤畫手傳真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枝歎一首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
榴糠宿火却霜霰，結子僅與黃金侔。
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巴峽。
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漬瓊膚甘且滑。
北遊京洛墮紅塵，若龍白晷稱最珍。
思歸不復為尊菜，欲及炎風朝露勻。
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
海邊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

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管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
路棗栗園林不須頽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一首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雷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
客勸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
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近有道士相教授白後以水火養之當不復生故以

為答

勸子瞻修無生法一首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掌中定有養摩在雲
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留掣電要須淨戒拂昏銅誰言

逐客江南岍身世雖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

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一首

石盆攢石養菖蒲沮洳沙泉薤葉鋪世說華開難值遇天
將壽考報勤勛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限鬚更爾
屈蟠增瘦硬他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
數句覺而補之一首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愛之

欲吐玩恐為時俗傳遠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永愧陶彭
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
高安送歸一首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扃為許先師傳後世徑
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滿意初成白塔銘寄我
淚痕歸萬里遙知露滴澗松青

東西京二絕

親祀甘泉歲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宓妃何預詞臣事指

點譏訶豹尾中

犀著金槃不暇嘗更須石上擣黃梁數錢未免河東舊不
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却月中已得惠妃歡喜見方
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晚歲雄猜氣益橫心怕無鬚少年士可
憐未識玉奴兄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晨添首蒼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素食
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葉眼暗讀書難

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未須
求別種尚欠剝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整明

隣家三畝竹蕭散倚東墻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雪深
聞毀折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

弱榴生掩冉挿竹強支又旋疊封根石能開著子花扶持
物遂性綴緝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

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物均付予危冠兩昂藏出欄

風易倒依草枯不殭後庭花草盛憐汝討興亡

或言矮雞冠即玉樹

後庭花

西隣分半井十口無渴憂歲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艱難

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群牛

山中澗谷枯竭汲者

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教人持杖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罷子卿還屬國功成定遠恨陽關漂流豈必風波際顛

沛何妨枕席間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山家因緣

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

此說見佛書

山連上帝珠明府心是南宗無盡燈過去歌危空比夢年
來瘴毒冷如水圖書一笑寧勞客音信頻來尚有僧梨棗
功夫三歲辦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岼萬里修烝嘗三子留二子高少道路長累以
二孀女辛勤具餼糧誰令南飛鴻送汝至我旁飢寒不能
病氣紓色亦康拊背問家事嗟我久已忘力耕當及春無
為久南方還家語諸女素剝非王章

世事非吾憂物理有必至常陽百川竭願亦防雨耳陰陽
相糾纏反覆更自治幽懷澹不起默坐識其意長子念衰
老遠行重慚愧疎慵身似僧岑寂家近寺但聞事日新未
覺吾有異器鎗本自出藩角徒不遂得失衆共知窮達佛
所記要令北歸日粗完一大事

次遠韻一首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憂病
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吾兒雖懶
教擢穎既冠後求友卷中人玩心竹間岫時令檢遺闕相
對忘昏晝兄來試誼吟句法漸翹秀暫時鴻雁飛迭發墳

箎奏更念宛丘子頎然何時覲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一首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今年
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床問動
息一夜再三起泝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由人未
免亦求已非酒猶止之其餘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
海溪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一首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弓張笑揖
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
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鰕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勿見一
鷁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有問何時歸茲焉若
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
籠樊甚願密俛首姑爾容衆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
千佛土相期堯率宮

過姪寄柳冠一首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中緇撮強為儀垂空旋取海棕子蜀
海棕即嶺南椰木但不結子耳束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

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南溟上亦是當年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粒一歸一軒臨路閱奔馳市人不慣頻回首坐
客相語便解頤慚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茅茨華嚴
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窓手自披

東樓

月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北時
能閉目待儀麟颶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海無颶風舶客初來百物

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一首

客背有芳叢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折偶乘
秋雨滋冒土見微茁猗猗抽條穎頗欲傲寒冽勢窮雖云
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羨小堂劣容卧幽
閣粗可躡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匪窺牆數袖實隔屋看
柳葉葱蒨獨茲苗愍愍待其活及春見開敷三嗅何忍折

浴罷一首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予髮櫛無垢身垢要湏浴顛隣

本天運憤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形骸但癯
瘁氣血尚豐足微陽閔九地浮彩見雙目枯槁如束薪堅
緻比溫玉長齋雖云淨閱月聊一沃石泉澣中悅土釜煮
桃竹南窓日未移困卧久彌熟華嚴有餘秩默坐心自讀
諸塵忽消盡法界了無矚恍如仰山翁欲就為叟卜猶恐
墮聲聞大願動自督

次遠韻齒痛一首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緣氣虛妄無可託弊陋
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嘆焦牙風來動危穉喜汝因病
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一首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夜安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
掛漸擬同蝙蝠衆笑忍飢長杜門自恐莫年還入俗經旬
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似齊魯山蕨仍
堪嘗菽粟孤舡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
行尤苦樵爨長須同一僕此身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兩
黃鵠

次韻子瞻瞻獨覺一首

吐吐書空中有怪內熱搜膏發癰疥羹藜飯芋如固然飽
食安眠真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衾裹此身
南北付天工竹杖芒鞋即行李夜長却對一燈明上池溢
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一首

月入虛窓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為吹餘瘴踈
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誰聞遙知
掛壁瓢無酒歸舶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一首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頽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隲師心
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上賴吾君
仁議止海濱黜淒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孟博苟
生不謂吉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淒涼百年後事付何
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一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匝幸免鄉閭耻罪重
瘡難平餘痂未脫痕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我兄念辛
勤贈此攜且倚它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早收藤節杯旋

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
從苓抱長松顛毛得餘潤冉冉欺霜
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為一通洗沐廢已
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
重近聞西邊將袒裼擁馬鬃歸來建赤
油不復儕伍同笑我守尋尺求與真
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窓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
三昧亦何有晴窓午陰轉坐睡一何久
頽然擁褐身剝啄叩門手褰帷顧我
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冰消不遺
壽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
藥此藥從誰受侵尋入四支欲洗自
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卧濯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綢雖苦地氣洩
亦無徒跣憂逐客久未安集舍占鵝鷓
念昔使胡中車馳卒不留貂裘溯北
風十襲猶颼颼中塗履冰河馬倒身自
投宛足費馮翼千

里垣騰講十年事湯剗風雨氣輒浮南未足憂慮此病何
時瘳名身孰親踈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一首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永嘉鐵輪重弟兄六十老病餘萬
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嚴子罷食豬肝同閔仲大男
留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甕低眉語笑接隣父彈指吁
嗟到蠶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年須勉種耒時邂逅
得相攜歸去逡巡應復從莫驚憂患爾來同久知出處卒
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炫文章供世用潁川築室父未
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牆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邑中
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艱難本何
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為薄厚未盡鬻衣衾時
勞問無有

閉門不復出茲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為我我師
柱下史久矣雌守雄金刀雖去利未聞能斫風世人欲困
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蕭蕭垂髮素晡日過西隅道人慙我老元氣時卷舒歲惡
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可久居將歸道上
塵先拔庭中蕪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夜夢被髮翁騎驎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闐然致我堂高論
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平生氣如
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衰罷百無用漸
以園斲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海康雜蜚蜴禮俗久未完我居近閭閻願先化衣冠衣冠
一有耻其下胡為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閔歸來奉親
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歎息未敢彈提提烏鷲中見
此孤翔鸞漸能衣裘褐袒裼知惡寒

佛法行中原儒者耻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此方
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
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生子多穎悟德
報豈吾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耀之誰為邑中豪動誦我
此詩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知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歌罷
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不悟萬法

空子如此心何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
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
此觀一日成衮衮通法流
竿木常自隨何必返故丘
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
不遇閔尹喜履迹誰能求

鉏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
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
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
須臾忽長茂枝葉行可待
夜燒沉香持戒勿中悔

水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

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
辟穀賴君能作客暫

來煎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絕

三間泔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
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
不似蘇門但長嘯一

生留恨與嵇康

子野昔與李士寧縱遊京師與藍喬同客曾魯公家甚久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九日龍山霜露凝龍川九日氣如烝
偶逢閏月還重九酒熟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
直須便作鄉閩看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鬚
山深瘴重多寒熱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佗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
卯飲下床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一首并引

予於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為藤
蔓所困無復直幹雜為伐藤而見竹偃弱無可為杖者

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可喜聞黃氏竹
舊自曾氏移植偶為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園竹與荒藤共藤驕竹瘁如畏人不
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為宅愛此風稍時一弄磨刀
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陰一豁新笋地狂鞭欲
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蕭蕭瘦幹
未能任一畝君家知足用一枝遺我拄尋君老酒仍煩為
開甕

賦豐城劍一首

北埽途中作

劍氣夜干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張雷
彼知我勉為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既報之德凜凜天地
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出當乘風雷歸
當卧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嘆泉上客

范丞相克夫挽詞二首

許州作

持身守忠恕臨事耻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家風
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德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同朝
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棣華

卜居一首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尚有臺誰為遠池先種竹可
憐砌已栽梅囊貨只教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
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一首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怜終返北無
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僮語脾病縈纏帶嶺嵐手挹
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氈氈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嶺頭盧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裁輕賤已消先世業知
君海上去仍回

藥城後集卷第二

欒城後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治晚歲擅鴻勳
立子得元聖收簾奉長君
一言消橫逆多難弭紛紜
仙馭曾非遠長瞻華洛雲

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
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
春風開閉蟄朝露濕焦枯
萬里生還客冠纓淚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
追宗名號正同祔禮容均鳳
翊

低迎日龍輻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紼盡露巾
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支長出祖
悲無憾因山儉有光他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墻北史居士掛冠心轉閑頂開人共怪神去夜深還白雪
微侵鬢丹砂久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有叟往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還往我欲問修行早歲
識巖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屣屐試將行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閑高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宅
先隣宴携瓢欲飲顏吳僧來不久相約叩禪關
甘井元依廟干湖亦近城幅中朝食罷芒屨雨中行擾擾
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唐修謨義問挽詞二首

家風臺柏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凝未瞑前臨民
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寬老病旌旆擁茅廬酒盞
開雖數溪堂到尚踈誰言生死隔近在泱甸餘

寄題登封揖仙亭一首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初老
成遺訓誰措模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中居山間
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拜路隅明月為
佩雲為裾歸來千歲孰在無赤松老彭自為徒上待玉宸
臨九區烜赫不煩山澤癯依山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遊
空虛我欲從之駕肩輿秋風八月來徐徐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

夫人長子

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訪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氣節慙多士聲華盛一門平

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煠發論長風規留叔向文采似中郎覽古
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滂

十一月十三日雪一首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
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為虐閉糴斯不
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尚可省鹽酪飛蝗昨過野遺
種遍陂灤春陽百日至開若蠶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盡

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乎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
誤認屋瓦鳴更顧開雪脚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一首并引

予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
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
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
為子成此篇君遊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
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
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
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袍
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日長

遷居汝南一首

我昔還自南從此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何人
自驚顧未聽即安處亟逃潁州籍未貫汝南戶妻孥不及
將童僕具鐫俎身如孤棲鵲夜起三遠樹故人樂安生風
節似其父忻然整一笑捨我西南去去已還閉門時作野
田步蕭條古僧舍遺像得顏魯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

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
燒黃茅晝飯煮青茹何必溪上田幸此足稔稌歸心念狂
簡裁製時已莫

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
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隣夢嶮曾非嶮覺迷終不迷客居
兼壯子別久愧良妻稍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許蔡古隣國風烟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顧主人過野齋
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酣歌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一首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願以
棟宇餘救此朝夕懸顧我亦何有較子差尚賢傾囊不復
惜掃地幸見捐南隣隔短墻兩孫存故塵松竹手自種風
霜歲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蟬蛭垂陰可數畝成功幾
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
畚土填隙穴結茅直漏穿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
信已乎永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一首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抱孤
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榦大地翻空洗顏色人言
此會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過一生使
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邑此翁此檜
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櫟柱棟椽聊
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厦亦恐衆本林無匹敵且留枝葉撓
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駮居士一首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在秀
公弟子佛心傳埋盆疊石常幽坐留客開樽輒醉眠聞道
隣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一首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隨流
登中朝失脚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頽
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潁川好
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為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
曇語平生不為惡今日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

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鬚一首

中歲謬學道白鬚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我笑
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佛告波斯
匿汝有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客去不用留主
在亭不毀墁墻支折棟在我不在爾道成款玉晨跪乞五
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六醺酣道人久厭世間濁僧

舍猶存肉食慙花折園夫時送客錫留孫女尚分甘

永叔詩有

為翁寒食
留錫之句

欲遊紫極誰為伴長揖孤松對不談

紫極宮有
巨松可數

抱人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酣身逃爭地差云靜名
落塵寰終自慙耳畔飛蠅看尚在鼻中醇酢近能甘今朝
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潁川城東野老一首

姓劉氏名正

我歸潁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須如銀少年推埋起黃塵晚
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麋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清樽踞牀

閉目畧頻伸指我黃河出崑崙東流入海還天津沐浴周
遍繞逡巡嬰兒跣趺乘日輪脫身遊戲走四隣逢人不告
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太山款真君告我不返遊
峨岷還家一舍卧不晨闔棺空空但衣中平生自言師洞
賓嗟世賤日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一首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足音
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竟空且爾
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一首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剝浮苞任狼籍併
偷春色恣醺酣香穠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不堪居士
誰知已離畏金槃剪送病中庵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為爾耳行裝
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
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當有諉老人思慮拙小
子言有理晨炊廩粟紅晚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

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翩然
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衰老累汝
曹愧歎心不憚磨刀繪縷紅洗盞酒花白母老行後難女
來生理葺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居然數口家解我百
憂集厄窮須父子它人非所及

萬蝶花一絕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插又
恐驚飛髮似鴉

春盡一首

二月二十三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滅中樹影連天開翠幕鳥
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回讀法水二升是客同試問
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一首

四月十日夢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人相枕睡此人心中未必安整
爾頹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憂累昔年
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石與劉不論升
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空姑且止都人疑是

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
水我今在家同出家萬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
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一首

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憂患本誰知慙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我劇
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樹滋心似
死灰鬚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為

汝南遷居一首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違客居

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驚飛三遠擇所
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天行若循環物
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密微

寄內一首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
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何益憂深
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甯中不見天仰面虛
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爾何從得歸來舊許
生白鬚回顧慙君髮如漆遷居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

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暴
下近喜秋風埽蒸濕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腊
劉根夫婦俱有道去日饒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痾竟未除炎蒸度三伏晝暖覺中虛嘉穀
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蘭石梨棗得扶踈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朝市
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慙丐士流蕩過平生

九日三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錢萸菊
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頽然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妻孥
應念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意野老未相嫌但酌
清樽盡猶存薄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一首

九月二十九日

陽淫不收斂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粳稻委平陸民飢
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兩霜落水泉縮蒼蔚山朝

隣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感半夜發春雷中
天轉車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平明眎中庭松菊半
摧秃潛發枯草萌亂起蟄蟲伏薪樵不出市晨炊午未熟
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書生信古語洪範有遺牘時無
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

十月三日作

久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病苦
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為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老罷

那嫌瘦心寬尚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諭老一首

予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猶苦念不
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聞逆流流不及
地名覺知性乃嘆曰雖知逆流未及如來法海而為意
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覺明豈所謂逆流全一也
哉乃作頌以示諭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意念

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際百川入滄
溟衆水皆一味止爲潭淵深動作濤瀾起動止初何心乃
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一首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懶秋
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不知孔公
晚歲將入楚磐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不復南意欲歸
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肩埃東魯三桓豈知
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一戰却齊虜請公召師君

亦許歸來閉戶理詩書弁冕時出從大夫夢見周公已不
復老死故國心亦足孔公愈老愈屯遭顧我未及門下賢
鄉邦萬里不能返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依高架潁結茅茨
自問此志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潁川一首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奈何處朝市日耗太倉積中心
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寬政尚許存寄秩經年汝南
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掃空避地兩皆失父子相携扶里
巷行可即屋弊且圻墻蝗餘尚遺粒交遊忌點染還往但

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
籍中顧未敢爾後儻容乞幽居足暇豫肉食多憂慄永懷
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適遜一首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裘絰改纈我雖久客未成歸黍
酒羹羹還潑節汝南薪炭舊如土爾來薄俸總供爨眼前
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絮潁川歸去知何時祠宮欲
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迂老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一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平生
聞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流民鬻妻子一食方半
菽三日已于耜號呼人誰聞愍惻天自邇繁陰忽連夕飛
霰墮千里卷舒驚太速原隰殊未被貧家望一麥生事如
毛起荐飢當逐熟西去真納履

還潁川一首

甲申正月十五

昔賢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為不容在田野歌區
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故廬已荆
榛遺壠但松檟頽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安能為妻孥辛

苦問田舍平生事，瞿曇心外知。皆假歸休得，溟渤坐受百
川瀉。何人實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鄆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栢

曾看大栢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行，它
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事誰家用，舟楫唯應海水宜。日莫
飛鷗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遺墨消磨頽陸餘，開元一一數吳廬。本朝唯有宗元近國
本，長留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蕃老。釋面清癯，居人
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久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近，鳳
去長憐北樹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農桑。南隣
約賣千竿竹，推杖穿林看笋長。

卧聞諸子到西湖，鷓鴣鷺翩翩衆客俱。紈扇藤鞋試輕駛，隻
鷄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睡美猶應屬老夫。春服
既成沂可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葦東齋一首

三月十八日

弊屋如燕巢歲歲添泥土泥多斲完潔屋老終難固况復
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几杖移故處宵眠不擇
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我生溪山間弱
冠衡茅住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苦恨無囊金莫克償
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溼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闌尖新共傳青帝開金屋欲
遺姚黃比玉真秦頰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天神老人

髮少花頭重起舞敬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妄一
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有神畢竟
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勻勻

盆池白蓮一首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我住
西湖濱蒲蓮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人言色香世所
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閱我獨遺我數寸根溼水不入園庭
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温及秋尚百日花葉隨

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此心湛不起六塵過空門
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塵居多野思移種近墻陰及爾
迷未醒方予熱正侵無嫌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賓縣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翠旌
稍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賣端未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清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老傳
時已迫塵垢日湏浣永慙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耘鋤
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魚一竿寄洲島

宇宙非不寬閑門自為阻心知塵外惡且忍閑居苦跣趺
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為我言嬰兒出歌舞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虚雖近道懶拙初非悟偶將
今生脚還著古人屨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攜一觴冠者
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一首

倒囊僅得千竿竹掃地初開一畝宮千里故園魂夢裏百
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巷風洗竹
移花吾事了子孫它日記衰翁

移竹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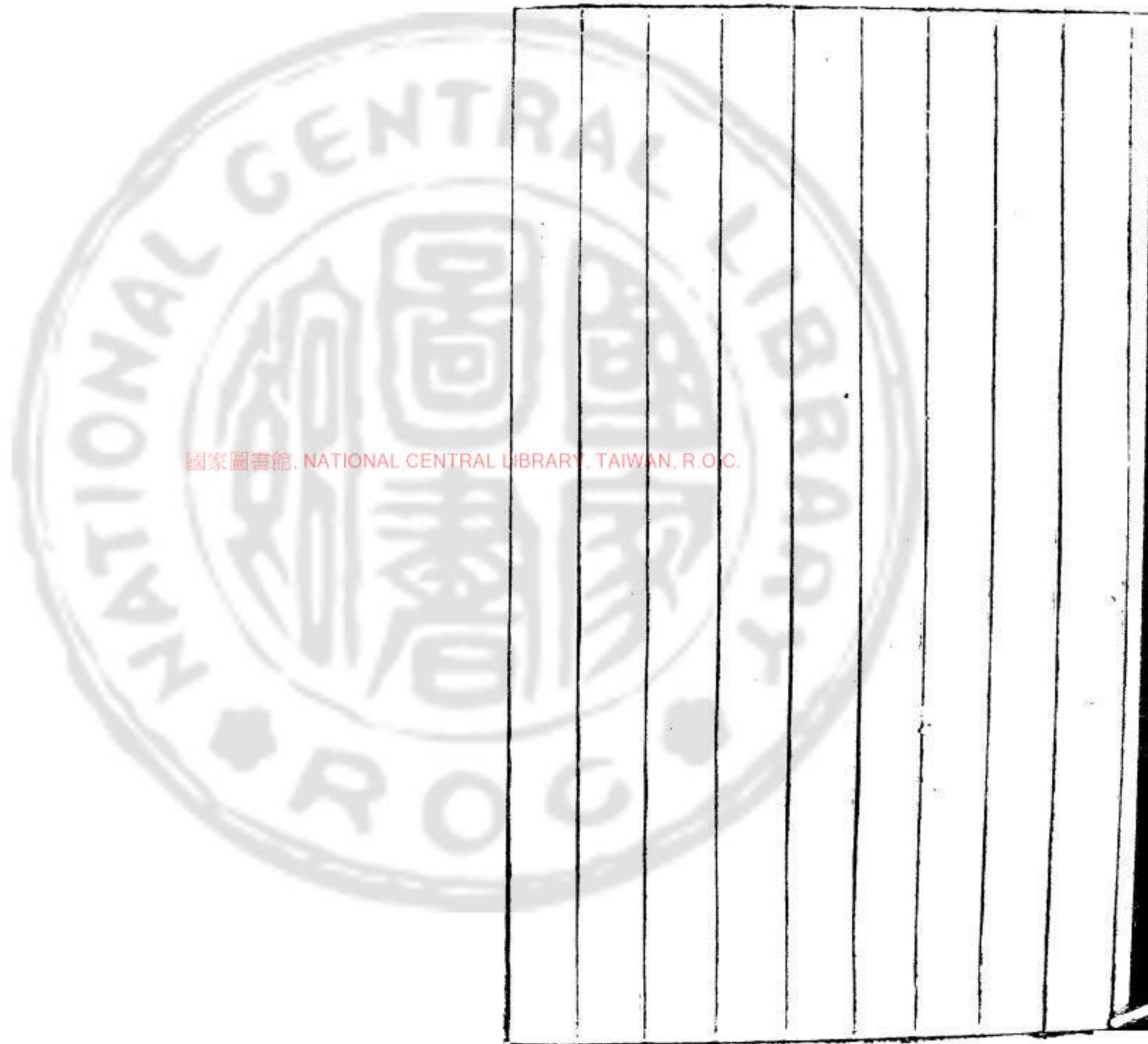
牆陰竹蒙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雨後涼三年
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筇枝懶復將

記夢一首

七月二十
六日丑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匙僅盈寸擲

還聊喜不貪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欒城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絕歲月久開墻北風入爽氣通戶牖棟梁
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庭方止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伐之
念生久不伐愁跣足且復為人謀庖椹利朝食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樗櫟互虜蔽已令
具刀鎌稍俟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在鞭春到兩皆遂墻東
破茅屋排去收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留花地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齧齒一完誠未能綴葺聊且爾內修
晨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絕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茅旋築高墻護雞犬稍
容嵇阮醉喧譁
短垣疏戶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徑斜遊宦歸來四十載粗
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畧教扶起猶堪住西
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二絕

六十年來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舊少
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
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贈內一首 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為燈止和風應節未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徑

泥方滑菁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一首 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廿年來祿又絕天公尚憐人歲賚禾與麥經冬
雪屢下根鬚連地脉庖厨望餅餌甕盎思麴蘖一春百日
旱田作龜板拆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未明候終兆風
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總來不違願飽食真
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鉏耒坐不執
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後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
行自辦橫歛何時畢

收蜜蜂一首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
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
包裹開如市望入竹屋新且完小窓出入旋如路幽圃首
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傳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
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慚愧野老知
利源

養竹一首

病竹養經年生笋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末番任供口欲求

五寸園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桷無復堪作帚吾廬適營
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物生恨失養養
至無不厚斧斤日推剝陰陽自難救閑居翫草木農圃即
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并引

吾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楊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
能歸中竄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賒
飢寒之患既蒙恩北還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
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往從諸農夫簞瓢銜

艾知以為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出之為
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為一來我懶客亦惰由荒誰使開勤事
知有獲直駕獨未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床銳
日益銷車轄轉生澁東家雖告貧鬻否猶未必

偶自十年閑非絕七人作早歲漫云云志大終落落齒髮
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美藜藿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粃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醉

狂正作吾語未可蒞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梁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盞中
挿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麤師餽外物
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子房
見黃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預人事斷穀為呂憂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斲成
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汲汲陷有為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讀書
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一首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誰為
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州不可厲夜聞屋山
落晝說城闌閉老羸知柰何脾病尤所畏中宵得暴下亭
午卧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損食存谷神收心辟
邪氣兀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
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宗寧寺馬一首 并引

予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成都
來為予致一滇馬甚駿曰聞公歸自南方家無良駟此
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却也然馬入吾廊輒
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隣僧道和禪席之盛鄉閭之
所奔走乃祝之曰俾爾為和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
因為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卧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澤車何
須櫪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為致風前鳥三年
伏櫪人共怪馬不能言心可曉坐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
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顛人誰復為送洮岷道支公惠眼
識神駿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
忘老

南堂新斲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榮悴
非由爾芬芳止為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親

老木不忍伐橫去聲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餘生
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它年諸草木成就此幽居

夢中謝和老惠茶一首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多午
枕初便一杯少七碗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自笑定中
直往蓬萊山廬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一首

敗簷疎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雪落
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廩庾空宿逋暗奪衾稠少旱田
首種未言入敢信來年真食妙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蘖及秋春秫稻甘泉汲桐栢火候問隣媪唧唧
鳴甕盎噉噉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剪嫌不早病色變渥
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尚出仕兵
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門柰此平生好未出禁酒國耻為甕
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

俗諺有入腹
無甕之語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更月俸
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眎饑涎落盤盂頽濕舊乏
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到陂竭碓聲喧里閭典衣易鍾釜入
甕生醅酣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細酌奉翁媪餘潤霑

庖厨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
莫怪杜拾遺斗水寬憂虞

冬至雪一首

早久魑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九地來顛風三日發父老
竊相語號令風為節講武罷冬夫幾旬休保甲纍囚出死
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
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魑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賴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
閑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
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妖傳舊學終
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鬚髮
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溷澄清

春後望雪一首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揜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為害老農
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尚茫昧朝看扶桑
暎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棗方伐賣丁夫病風熱孺

子作瘡疥無知此何辜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憎亦復自
無柰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一首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為萬事如轉轂禪心
澹不起非人自歌哭 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
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一首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去
未出門油雲裹嵩丘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麥返生

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未有巢穴遺
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
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一首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迎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甲子復
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
真人不飢渴閉門却掃但焚香

新火一首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飢饒竈爨火亦煩昨日

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憂枯竹粲然吐青烟適從何方
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老病何所求石
餅煮寒泉斂為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醪醑一首

蜀中醪醑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曖曖猶
愛未開光的皜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
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
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床空歎息朝來滿把
得出香按頭亂插銅餅濕一番花藥轉頭空誰能往問天

台拾

閑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眼暗
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眎聽了不
味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為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斂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爾來
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跏趺百無

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要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閑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古今
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愍然髮婦
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東家欲迂去餘積尚可捐一費
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長大可雙
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且眠

移竹一首

前年買南園本為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本心
初不爾百口居未足甃俛斤斧餘慙愧琅玕綠東園有餘
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姿餘木非此族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未開
戲作一首

漢廟名園甲穎昌洛川珍品重姚黃雨餘往看初疑晚春
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工長老人
終歲闔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
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一首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伋
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蕘坐
看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縈殘夢窓外啼鶯伴獨吟欲聽
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粗無心

僧維覺時
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慚北海野

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尚越吟三十
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偶有茅簷湫水陰

湫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派流
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

近依城市

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杜林隣父時來陪
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
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一首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興吾孫成均未左右皆良朋為憐
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爍燎中林化薪蒸老夫方苦

貧不辨酒如澆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人多蠅為何
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冰

再次前韻示老元一首

豪傑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我老
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藜蒸遇渴即飲
水何嘗問淄渑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若
賴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冰知消冰

築室示三子一首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菴中一生滯念餘妻子百
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忽忽三間
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窓一首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窓風細細窺戶月斜斜活計
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卧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一首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潁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川雪
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冰上齒湯餅羊羹火入腹五年
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老且饒觸熱泉

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來亭午驅牛汗如浴吾兒生來
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
老宿歸來爛熳煞蒼耳來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
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畫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為親留讀詩挽就當年說答
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為學從此文章始自由家有
吏師遺蹟在當令耆舊識風流

伯父仕宦四十年
當時號為吏部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潁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

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為父老言之戲作一
首

飲蔬舊採決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衲僧并食葉因
君說典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忍略
存古栢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二歲期得到
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甘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往四

方兄弟亦何疑竹間疎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鶴期已覺
高軒慙衛賜可憐黃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久爾觀心終未悟偶
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與期自斲
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
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南畝傷功作東家社酒香分均
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勸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翹甕釀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秋嘗
日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寒庭菊將秀金微大猶
壯未可多覆節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輕中漉糟脚寒
泉養罌缶誰來供嘉節但約隣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
衰朽它年或餘豐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雲外
天衢淨人間濁霧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悵悵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舊說中秋

陰晴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但盡樽中潒高眠聽雨

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年矣
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
之以記其變偶作一首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
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髣髴見精神近存
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
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黃花旋遣折籬根老妻
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節酒
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浮雲卷去自無根凡心
漫作潁濱傳留與他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
茅簷適性輕華屋黍酒忘形敵上尊
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千根
舍南賴有凌雲栢父老經過說二孫

古栢孫何
僅所種

泉城田舍一首

泉城欲治麥禾困五畝鄰家肯見分
莫問三吳米處士似勝吾鄉楊子雲
陰晴卒歲閑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
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耻鉏耘

藥城後集卷第四

樂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香
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辰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
靜一六為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
憂患所迫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墮南海之北苦極
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聲橫驚香味並集

我初不來將爾誰賊收
眎內觀無坐終日維海彼岸
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
風雨摧斃塗潦蠶蝕膚革爛壞
存者骨骼崢然孤峯秀出巖穴
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
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
我方躬耕日耦沮溺一粟不求
養蘭萑橐越人髡裸章甫奚適
東坡調我寧不我息久而自笑
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
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
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
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
非二非一無明所塵則真如窟
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
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
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
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
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
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

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歎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而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馬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筆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遠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閤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已具而無栢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遊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綿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為予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為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說之糾紛忽冰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為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冬廩之億秭知春壟之耘耔眎白首之章韋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子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窘若
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鬻
後鑿匱澁晝設豆觴夕張衾稠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
皆行與水皆浮生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
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常內輯貂馳羨水薦草驅馬
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榘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
風捲雲收所至成群不懷一隙今我柰何橫自綢繆翼為
華堂湧為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
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况焉周流如鷺巢春知不
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偃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
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輒六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豈遙隔甯斯阻夢往從之引手

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霄濛人飲嘉平
漿酒如江凡雷人以十月臘祭我獨何為觀成于窓此心了
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
忘意消神疑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
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拔木其
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憺耳之不耕予居海康亦
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鯪蟹鰕故蔬果

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貝故執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
羅紉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
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
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
所因顧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
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為閉口而食掇拾
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薦昭穆聞乘其媮載來逐逐
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為沮溺風雨

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后稷為烈夫豈一手斲木陶土
器則不匱績麻繅蠶衣則可糞藥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
告窮相視徒愧莫為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
以為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迫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
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後於
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為吾纏死
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溫肅肅者將為吾寒
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為吾
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
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
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為答予即以
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領之
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愈年矣其門人以
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為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
為老慈愍黑闇可名為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
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佛繡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
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甘滑瞻足大眾逮今數
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

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
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
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
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
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甕酌瓦于盃莫知
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一首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儼老何心

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
予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為我害爾是地
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為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
居室為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
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
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
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
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
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
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抱一法君不問我問
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蛇去演甫為治後事此元經
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

煥為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
乃瞿曇正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
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飢而念一
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
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至於忘一
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
念一

藥城後集卷第五

欒城後集卷第六

夏

孟子解二十四章

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圃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圃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圃文王之所不為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為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

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剗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為小也不知天地之為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

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為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為勇有退而為怯其進而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剗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為
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
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
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為
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
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
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

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
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
至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
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
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
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不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
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
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

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黜之養勇也
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
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
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黜似子夏孟施舍似
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
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
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巽然為之
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
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
謂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
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
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
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
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
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
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說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
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為萬
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為萬物莫水若也一
惑於水火以為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
彼其為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
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辟之辭
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
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
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
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
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
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
上而一為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為
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

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
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
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象
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
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
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塗
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橐秸自橐秸而後有莞
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
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為世之
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
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
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
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
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為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
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

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纁之果污也而不食於毋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者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

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巳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

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為性何也
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
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耻之心
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
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耻
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
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
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
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聖諭力何也巧之所能有

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
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克至於孔子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
行之而不墮故曰由射之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
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
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
孔子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
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膳肉之不至為君也於其君

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
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膳肉之
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君子不
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
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
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

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為之夭則廢之
夭壽非人所為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
知夭壽之無可為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
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
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
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巖墻之下是必壓之道也
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
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君之罪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
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
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
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
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
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
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
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
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

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柰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克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克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人之為不善也

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也矣是不然

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已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已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纁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樂城後集卷第六

樂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
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
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
以其所知者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
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
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
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

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洚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

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

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

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

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
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
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
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
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
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
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
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
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
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
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
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
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
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
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
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邪鄙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至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管仲第五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

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
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
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
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
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
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
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
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
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
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
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
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
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
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
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瑩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
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

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
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
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
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
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
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
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
皆遷延稽緩不與之戰卒以敬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
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

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
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
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
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
又曰諸侯歸晉之德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
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
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
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
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

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
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
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而趙氏之所
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
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
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
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

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
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
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
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
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
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
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
宋義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
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

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
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
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
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
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剋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剋強者皆乘
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
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

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
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
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
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
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
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
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
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
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

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為天下慮惠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

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違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拊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卒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

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
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
戒也

樂城後集卷第七

樂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
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
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
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
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
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



使嚴助難蚡曰恃惠力不能救德不能履誠能何故棄之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懇帝詘蚡議而使
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
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和親請大行王恢請擊之
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
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
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
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
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

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
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
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
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
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
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一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
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

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

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

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薦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諫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

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
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
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
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
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
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
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
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
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
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
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第十三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
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
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
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

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
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
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
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筭無遺策計其武
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世之帝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
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
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
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識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
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
尚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
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
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
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
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

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
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
而性本忌刻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
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
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
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敢指其
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
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
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

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
恩固位素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立爭而不能勝幸而憲
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
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
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
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
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
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不能而屬之大
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

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命畏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始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桀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眾，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

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

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

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救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方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

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為請

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
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
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恠固為三公再欲立蒜
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讐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
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
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
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
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
故鷲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
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
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章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
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
道路訕訕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
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
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

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樂城後集卷第八

欒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三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
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
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
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略以摧滅群
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方是
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

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須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之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

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峻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

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
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
今舉蜀中漢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
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
既定馮煥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
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
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
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
之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

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未救
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帥
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
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
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林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
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
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叢爾小國依阻

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
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
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
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
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
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未符堅擁百萬之衆耻
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寡謝安乘符堅
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
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耻不若
人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二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
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
主入蜀而羽攻曹仁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
為羽報讐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
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讐之義其公且
重也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

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讐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為失計也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庶富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

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

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
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
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
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
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
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
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

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
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
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怒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
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
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
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
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
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
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

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
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
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
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
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季平廖立
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
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

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
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
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
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
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
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
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

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
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
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
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
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
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
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
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
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

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
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
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
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
不肖群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
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
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
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
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

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
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
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
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
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
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
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
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
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
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
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
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
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
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
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
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

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及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樂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不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

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踈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

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計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卒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而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

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

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名刑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

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理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道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喪期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

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
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数之間字
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
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
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
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
人爾矣

樂城後集卷第九

藥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四

王導第二十八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

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猶淺見
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
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
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夫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
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
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道之
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
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
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

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
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
以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
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
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
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能不用田氏
遂伐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
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
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

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矣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秦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秦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述第二十九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卷席之意終以兵將犇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

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
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
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
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
度今諸人皆不辯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
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廬東郭俱斃而已
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
東討慕容西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
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吊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

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
狽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
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
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
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
國豪傑必有應者沉弱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
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
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
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動身節用禮下

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毋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計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可後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第三十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

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豐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
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威慕容姚萇也收二姓
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
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
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
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呼文王用人其廣如
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
何如耳文王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

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
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
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
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
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
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
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
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

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第三十一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

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從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

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
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
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
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
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
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
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
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蒞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蒞以
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
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
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
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第三十二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
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煠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
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

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晋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宗華督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臧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

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審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徑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審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

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劬生劬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竈
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墨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
死於劬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
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
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
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
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
之義者必蹈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
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
無惠公之禍徐傳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第三十三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
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
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知道者
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

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
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
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
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
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
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

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
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
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
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
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
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踵旋梁武繼之江南
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却廟之祭不薦毛血
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果之敗則以佛
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

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
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
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
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
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絜不可溷天地神人
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
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
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
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
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茂君臣廢父子
而以行道於世其弊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道之
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
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
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第三十四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
鉏群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

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問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後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常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

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第三十五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也

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

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咸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誇當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

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

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狗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

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第三十六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柰何勢必至此也惠帝

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討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傑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

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傲陛下耶文皇帝身
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
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
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
思立宮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
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
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
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
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
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
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
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
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剋弱勝強魚
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欒城後集卷第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第三十七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憤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

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或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

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言利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宗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常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常

堅楊慎矜王鉞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鏐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鏐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鏐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歛聚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宗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宗第三十八

唐史官稱姚宗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宗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

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宗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宗力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宗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宗所親吏趙誨以財死宗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宗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宗宗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

緣行而怪也今閩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宗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輝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宗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宗獨賢乎從宗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宗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宗璟既沒玄宗

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已為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宗而天寶之亂亦宗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第三十九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為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畧其小不正而已蓋

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有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

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
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
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
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
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
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失民心淺言之則
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
於人之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為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
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
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故天下每
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
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
報國古人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
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
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第四十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
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

為宰相從而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已此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光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決未勢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

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間架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註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

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畝閉門逐之帝將命以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素而遠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改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驅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

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

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贄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第四十一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肯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

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
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
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夫在
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
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
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
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
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
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
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
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
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
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
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
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
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墜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
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
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

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如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襲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第四十二

國無讐而後可以伐人冒讐以伐人敵無讐則已受其災敵有讐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夫國自古冒讐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

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
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
中外佞倖視之反目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
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
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
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
大功而不免譖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
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
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
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
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豐以伐人蹈齊潛之禍
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第四十三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讐無士君子
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
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又從而桓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頽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

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責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兵民第四十四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為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界之才界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高可以為後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為吏下不能為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群起為盜

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
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
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黠涅之兵分布內外
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
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成之勞更相為用而不以相德此
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
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
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
才必得其養氣頗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

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
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
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
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
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
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第四十五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
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為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

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

麻棗粟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糴飲乳之裕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蘖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為禮義吾無割地之耻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皆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辯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犬馬結異

類之騷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子吐蕃之變乎

樂城後集卷第十一

樂城後集第十二

秋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嘗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

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羗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竦遠小臣聞之道

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壞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恃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

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弟以三弟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
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
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
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
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
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
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
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
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

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
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于瞻解還轍始
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
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
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
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悟一日
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
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半以救民乏
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

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富民不免遠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

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即召謝卿材侯叔儉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

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祥寬卹等事如范克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克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輒知力不能救以

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睢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寃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

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輒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

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後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家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罪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

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猶後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寃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夫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此簡策大臣既自處

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

甚於仇讐言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
貶竄轍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趨
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
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
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
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
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自罷差役
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闕涉衆事根牙磐
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

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
年若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
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
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
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
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委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
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
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
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待科

舉格式未為晚也衆皆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
將親饗明堂轍言白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
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
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
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
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
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
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雲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
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

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
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
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
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
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
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
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既臣恐有
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
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

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
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浦及
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為
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
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
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
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
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
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

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
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
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
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
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
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
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
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
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

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
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釁
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
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
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
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
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
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
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

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凡杖恩禮日隆濞雖包
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
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
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
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
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剴
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
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
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

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
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
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
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
交之日誰使致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
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
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
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為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
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

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
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
而潞公欲以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
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
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
莫能奪呂晦叔時為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
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
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
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

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街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

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成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億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顧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

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
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
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遠近制卒不能改尋
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
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
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
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
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
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

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
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
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
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身自賴之以為明手足
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
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
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
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

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集為效則不卹財
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
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
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
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
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
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
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
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

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
轉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
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
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
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
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
乏水過渡無舡然後湏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
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
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

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工見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

將作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為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更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

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

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俟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與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督前約以立

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

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

即為撥出上名於他司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

凡奏上行下皆微

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賊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眾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嘉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乞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後集卷第十二



樂城後集卷第十三

賴濱遺老傳下

還朝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
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
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
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
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予舊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
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
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以不臣言為

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
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
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
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
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疎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
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公易所
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
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
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

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
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
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
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
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
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
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
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子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
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

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絜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賴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

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踏若無所指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

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
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
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
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
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
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
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
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
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

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
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
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
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
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
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
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
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

可見之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廉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叅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

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覲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庶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

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格求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

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非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

故此二等人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余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顧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臣請且借畿內為此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後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寧為利

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顧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及隣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顧而官不為顧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見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等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

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為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
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耻過終莫肯改此轍為執政
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
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
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
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
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俛從之
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

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也數年何
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
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
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
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
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宣
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
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然今又及一年
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

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
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
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
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
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
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為左右
微相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
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
老昔為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
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為
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
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
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
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
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
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
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
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

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
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
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
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
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
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
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嘉
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
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

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嘉之罪只如韓維專
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
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
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
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
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
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
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
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

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

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

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

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

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總定朝廷又要於兩

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

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

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

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

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須欲不

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

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

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嘉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

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柰何諸公

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

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

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

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

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嘉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下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

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嘉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高熙河斤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

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
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
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
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
為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
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二除去西岸激水
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於殿廡
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
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
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
能久若埃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
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羣老曰河北監
司不如此言柰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
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
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為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
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
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
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羣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

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畔有關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二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

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整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北添進五七埽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緝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緝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濶三

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濶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濶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数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徽仲同進呈徽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徽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

轍曰水官職事不輕柰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寨梁村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

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况使者蹙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徵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徵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徵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

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徵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徵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徵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柰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

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後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

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大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

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瑛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

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民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

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翫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

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請知袁州

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朞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嘆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願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廐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求六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維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藥城後集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為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

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祕外薄華戎之廣丕
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
計師次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遂
死功書鼎彛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位亦
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
末地震裂疾方彌留群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
大策中定與天為謀肆時冲入實主神器帷幄既施號令
時叙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為先人無戚
疏以守正為用故士耻竒衮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于
今雨暘小愆責躬菲食飢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
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哉害間修咸
平之政大弛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者得以衣食
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
姦一聞信恩義欽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
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屛卒為乞盟之計雖燕處子中實
大以千萬邦完觀設施莫見其朕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
泊于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
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

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耆老聞風而嘆不言而化成不感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而退即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儀止於東闈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携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

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國柱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實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祐賁子太史沒而不忘永永無極

於乎哀哉謹言

進謚冊文劄子一首

臣奉勅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并書謚冊謚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宗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改園陵為山陵手詔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未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為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恭依遺詔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鴻惟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為父子之邦依我至仁
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續服之初
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
攘之兵已發將吏憤怒鄉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
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
遂命戢兵以弒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侯咸弊
是用棄四寨山川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
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
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勅

邊吏止為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
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
託詞隣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
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國前後背誕之
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令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
塞本非所賜已指揮廊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
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
河經畧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
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例別進誓表然

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擬殿試策題二首

元祐中
準備

皇帝若曰朕奉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

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明祇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後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羸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寢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享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園丘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周唐神祇顧享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

於南郊禮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享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暮年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

昭示稽古之訓循祖宗之故事一本沿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祀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勅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時已有旨施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為非者轍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為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

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
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
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為勞
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為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
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
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
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
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
皇帝合祭天地於圜丘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大廟於是三

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變禮之得實始
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為是
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槩
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
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
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
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
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
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它

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旬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
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
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
違群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
既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
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
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
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
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

下幸甚

元祐會計錄叙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
祖漢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
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
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
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
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

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
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
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
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
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
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
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
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縣貢相屬於道府庫

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畜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
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
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
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
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
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
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
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

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
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
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
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
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
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
以助之而國亦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

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
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
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
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
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
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
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
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
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

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此國二
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
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乏之極法度不立
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
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
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
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
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
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它書

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
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
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
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
鹽鐵
後得
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
此數而給賜得此數紬
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
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

算以來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願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

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

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

為諸曹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

矣景德為景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

景德為景德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

為丞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

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

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入矣侍禁

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

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即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族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

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

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卒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動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蓄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石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馭民不堪命民

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夫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勞民費自信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

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

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決私隱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為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

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

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窮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顧之中推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即盡而天下之民

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
考焉

欒城後集卷第十五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維命受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頓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之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伏致兄軾遠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



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
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
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
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
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
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
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
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

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
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
兄軾為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
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
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
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為嫌略去形
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為報然而兄弟孤遠愚

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况復首冠侍
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群言可謂
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
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
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
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
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
乞守郡自劾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
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近在臣子
皆得上千萬歲壽况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
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
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
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則當使臣避
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

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徒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况臣供職以來於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昂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相甚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昂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

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聶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聶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罪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以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聶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具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况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群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

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隳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憐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揆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遺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揆命令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息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比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已皆不請謚其後叅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左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

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慈訓公

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群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

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

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堰軟可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畧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蓋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為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

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岍有關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即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即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

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等特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緡壅遏北流不為穩便即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水埽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太平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為上流之患京師

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為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流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即是用河上諸婦人力

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為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

今來聖旨極為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
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
數年以來湮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
東流河門止濶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惧今
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
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
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
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誤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
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叅聽且

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此議付三省所有八日指
揮乞未行下俟臣叅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
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
天威甘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畫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
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濶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
北濶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

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東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義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為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為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為此命一行臣自度叅假之後必不敢不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

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其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為然况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

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
俟叅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
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
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
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
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
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

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
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
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教
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
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
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
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
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

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翹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

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
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
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然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
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
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合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
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
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
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善怒不
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

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讐
之相及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
病故後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為
諫官後為御史每言差後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
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
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
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
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
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先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為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

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為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為罪前後累致煩言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祇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以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

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
進止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欒城後集卷第十七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麵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
厚使華臨賁親族增榮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
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甌石之積永念屬馭之戒曾無求飽
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
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
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群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餼

牽以為饋助無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
圖報少逃素食之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麵者孤矢之祥永記於生育廩庖之賜曲被於鴻恩祇
荷寵靈豈勝愧悵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
志學曾慕藜藿之莫詞長欲事親愧旨甘之不贍雖居近列
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之遠謀猥叨亟饋此蓋伏遇太皇
太后陛下約於奉已侈在養賢躬周公吐哺之勞服大禹

惡酒之戒特推觴豆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
助調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
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存蒙慶賜之典仰承慈惠之風食
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之足觀欲報之
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愧君恩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長曲霑馭幸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勅廩人而繼粟閔楛父之矧威力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惠以餼宰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麵藥思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隣之風孤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獲霑好賜之未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漿或不以周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

需為大烹度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
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輟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
者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
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展盡心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臣竊觀今日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
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為倫必
致忝冒沈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寘從官首尾七年歷
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免勉逾年慙負填
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
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
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躋
况臣久以愚拙誤蒙矜閱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

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
天諱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久
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
未感於高明臣轍誠惶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
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噍文詞本腐儒之事業
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闈隨衆
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

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
超升累級復進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狩獵
食何取於鷄貊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
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疎
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
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諱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喉
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苟用人之失

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
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守事君之小心無其
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
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
以斗升之量受鍾鼎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
超累級之上遷秩非舊比之常請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
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
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
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臣無
任祈天諱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
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闥之崇推賢是用四品之
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之及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
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
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

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覲清光嘗恐病竅不中於規模固
陋難逃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
尚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
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
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覲五
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敢不仰
體聖意旁求哲人既以寬寤寐之久勞亦以救空踈之不
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奉伏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
蒙降批答不允仍斷未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曹之劇納
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為非據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
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
翱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
至於叅陪大政實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
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
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願瞻中外

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巽命已發循墻雖切及汗
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群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
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
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甚鄙凡日加新近身非木石
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伏一首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
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
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訓言臨御七年
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
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為再享明堂未暇圓丘之大
祀躬謁皇地久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
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復肆貴
之令一寬於宜禎已責之恩大弛於纍繫施仁於不報之
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咏形

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之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
日自知難成間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
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
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
食邑五百戶食邑封二百戶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敢祈
恩霈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
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

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
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數禮成不違
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
相祀之勞雖微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太皇太
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
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之節聰聽雖
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諱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

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
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
紹統六聖臨政七年受教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終始
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
既協神理弗違月朔以還雨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
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
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欣一詞此則聖
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皇
帝陛下徇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昨既均於在列名器

豈宜以假人益慎子奪之權深厲庶耻之節眇然微願冀
在必從臣無任祈天諒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
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荅不許仍斷未章者
元祀告成靈既昭荅推廣乾坤之施普雷臣子之私願惟
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
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

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耰以俟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絕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邊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賑贖之餘慶錄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違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持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邑食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冀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斂使民罔艱虞副之以潔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願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具存事神之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晬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群上肅然而吳敖之

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
之嘆位在近列有黜前之譏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
私無復賢愚之間勲封之錫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
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丘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後集卷第十七

欒城後集卷第十八

冬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一首

臣輒言伏奉吉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寬恩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筭之陋踈拙日慙於君父滿盈每誚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

避愚而自用言是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于時妄
作信自取於顛隲尚賴深仁默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稍
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菟雖知幸甚若喪家之犬私
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
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臣無任瞻天荷聖惶懼戰越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一首

臣轍臣言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

楊叔演遠考傳治
臣初生由考在臣
身知汝州居數月再
揚表州未至降授

折議大夫今日為系

揚州居信三年表

換北州列為揚州表

置

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
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
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
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
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
之列終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
捫心自省事猶可進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
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存經彈擊

雖九死以猶輕默守幽遐累千里而為迄今茲責分留務
棄置陋邦不親吏誦民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
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遠天日分委泥塗
朝為無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
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
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臣自處本復何言願惟兄
弟二人迭相須為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况復墳
墓濶踈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請言思
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

詞叩闕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明堂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九日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饗
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青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
在今日臣轍誠懼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
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
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

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
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
歲時謹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
聞震雷而惕若深囚龍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輒誠懼誠忤頓首
頓首謹言

雷州謝表一首

臣輒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
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日五日至
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通行萬里罪名
既重威命猶寬臣輒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
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為災臨出妄言未悟
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釁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蒸
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
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
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
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
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

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移岳州謝狀一首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極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云云

復官宮觀謝表一首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軍州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茲舊秩之還仍領貞祠之祕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為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為不赦之

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瘡痍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為臣傷
心見者為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殊有
口誰訴此者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克
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音內推聖母之慈仁
外照羣臣之情偽存垂恩宥至於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
震臣得以遲莫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穎之間粗有伏臘
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
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
望闕庭披瀝肝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南郊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圜丘禮成肆赦者
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懼誠忤
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
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
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
德性克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
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

還今密邇邦畿亟聞敷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
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天望聖踊躍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懼誠忤頓首頓首謹言

降朝請大夫謝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
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
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
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枚
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

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為
身利退藏願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慙雖復追削者五
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渥恩至厚為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
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
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復墳寺表一首

臣轍言准潁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墳寺

昨經改正仍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念私莖特
還舊剝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
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不自量恩禮誤加
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
何覲豈謂詔恩一出故物復還丘墟絕芻牧之虞松檟變
焦枯之色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
無私聖孝不匱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
所加存歿感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子孫在前竭
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念臣
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隳亟蒙召歸即還舊物之厚中雖
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為幸閉門念咎既久
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即死豈復干榮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八寶推恩
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
再然朽骨重肉頓臣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

絕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云云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雲雨之施恩深難報
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
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
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屬無名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
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
筋力已衰莫展驅馳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
任云云

皇太后上僊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日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至潁昌府者
母儀淪喪率士震驚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
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諱
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為養適有終身
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
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
慰以聞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輟言伏聞今日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寰瀛臣哀誠頓首頓首欽聖憲肅皇后內治有光坤元至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辰退藏於密奄棄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輟誠哀誠頓首頓首謹言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輟言伏聞今日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宗亟成陵廟之制臣輟誠哀誠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作嬪皇家奄棄宮闈未遑禘狄之盛禮誕育仁聖克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臣輟誠哀誠頓首頓首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大道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即去空結想於人間贊罷棗脩禊陳禘狄敢薦竺文之秘少資天福之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遣臣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養倏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群生於罔測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禫成禮甫終過密滋極痛傷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佛乘少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斗極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克仁舜孝降年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佛乘之至妙祝宸筭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永仁而仁至愷悌以祈福而福生兼獲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一首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為東塋老翁井

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水

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麓流于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永惟艮坎之德行止相尋山下出泉在易為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以愚暗曩竊名位積

謹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
淨山神歡喜泉流漢發草木滋潤居人蒙賜瑩域增固伏
乞三寶證知稽首謹疏

藥城後集卷第十八

樂城後集卷第十九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臣久以空疎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慙君父常願茂私以
狗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
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
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
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
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

永寧身以長久臣不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
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
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留寓中原寄迹
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荐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闈冀回聖造
矜其愚而多恕察其中之無他赦宥往愆刊除罪籍俾我
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
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

不知所裁臣無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豈
免過咎况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蔑聞致此顛
隳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濱日
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
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
當復惟真聖慈閱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
心於榮遇惟覲少獲於安全憐其虚心養氣之勤錫以問
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
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適
而風回火轉幸免焚燹向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
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菲供少答靈既伏願稍垂
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為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獲罪
夫婦漂流携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強飽煖
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逼常興嘆於異鄉日屆初生
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馳誠稍回恩光照此
陷穽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增長骨肉和合悄悄誠意
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日之
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循州嶮阻
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酉逆順天理難
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先凶後吉自始入運
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
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

願盡於此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橐空虛脾胃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南荒永隔鄉井因上元之穀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為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寬親普加慈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為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能報而蝼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閻阜一首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舟過臨江近瞻閻阜遙望玉笥誠心惕然傲福聖境願得生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必照何所不臨臣遭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

未何報重念臣志弱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冒實為過分
然其中國愛民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况於天
儻茲心不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有隨力所堪除其艱難
錫之安穩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有所非觀
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也還
寓潁川粗霑微祿願眎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室耕田養
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惟是學道之心澹泊已久雖

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壅疾病雖去
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生日之至仰祈真聖愍我
勤勞洗濯往愆助成道力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難汝
南經歲老病逼身今茲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人至此法
當小恭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聖之
祐然臣久慕至道中無他求唯是欲習初乾日望增進願
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
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冥

助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為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患常
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薦成功未期所經生日六
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一自謫居南服首尾七歲旋
居潁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
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聖哀矜成就微志苟獲安
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二首

高山祝文一首

轍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高少秋雨方淫繁雲如絮纏
覆山上完觀近麓莫矚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見俛仰未
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寘山後連峯角立草木可教驚
顧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
前烈默然慙惕不以語衆至于今日十有八年永懷疇昔
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
鑒不昧景響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一首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

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
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
飢為苦麩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
人餘譴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願
慙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戶清漪繞屋喬木環
渚微風肅然神物未處吾僚祇敬齋宿吾府雲興山興際
候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祁祁甘澤如哺如乳酒不
濡地鴈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子再宿告晴高下咸溥
朝陽既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
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為醪牲以永斯祐尚饗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

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太中
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文之靈轍之方
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
此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
果顧我與无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時有成達
于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

宋庇于有仁既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
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至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
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遺今
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
其從官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學初亦弗
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產樂
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溫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其所與
友金石弗踰可以託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
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
公老于世事見于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槩公性靜深灼見
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淳一與天為徒
惟道非術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蛇不怛于行道實
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
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首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
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

西京雅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隸草從橫毫墨之餘
遇物賦形恠石巔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
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厖始知其堅
世在熙寧士銳而翹利誘于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
忘言洋人病茶徐為一宣抱忘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
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
教之尚侈公門宅宥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
嗚呼尚饗

祭亡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酒庶
羞之奠致祭于文即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忘年之義
長女未并許適君子君少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
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于宋
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遷南方君旅成都相望
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
女有烈志留鞠諸孤賦詩栢舟之死不渝惇惇遺孫教以
詩書庶幾有成歸大君閭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
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
張公四文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
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眇視世間若無
足為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
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
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既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
罔有不伏而中情實踈究觀始終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
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蓄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
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澹然反貞嗚呼我之從
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
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
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
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
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
友寔兼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剗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

世亦以不逢轍驟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兄
坐語言收畀藜棘竄逐邗城無以自食賜環而未歲未及
期飛集西垣遂入北扉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
改色聲冠服有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
嗟觀行責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
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
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哉尚
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奠致
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朝播遷南
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子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徙雷自
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絕所至言語不通飲食異和瘴
霧昏醫醫藥無有歲行方閏氣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
冰行道殫仆居室困瘁始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
汝獨甚天子何辜遂殞于瘴追惟予昔慈祥寬厚孰已不
淑而止於是南北異俗伏臘幾廢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
祀寧賓不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手脫然而

逝惟我夙葉累爾幼稚興言流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
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邇吾廬權厝其間母或恐怖二子
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冀災厄有盡天造
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魂而不昧識此誠意嗚呼哀哉
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千之
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編禮贈太子太
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

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已轍與兄軾同
時遷南遭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
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
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
北還許下與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楸鬱蔥在目然念灑
掃弗躬齋祭遐逝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
遠未至皆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甦心不忘起瞻
望涕泗不知所言謹言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
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子
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學先君兄
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
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晷瘴氛所蒸颶
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
摧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浹天自憺而廉自廉而永道
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
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
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
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
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謀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
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
祕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
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
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尚饗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具官

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沒于毗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拊膺自嫂之亡旅殯西圻九年于今兄沒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輜是升道出潁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瑩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饗

再祭亡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斥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廈之東漲海之南黎烝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颺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

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
嗟兄與兄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
止斯耶昔始宦遊誦常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違進不知
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壘在西老泉之山歸
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却鄒山曰我
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
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
蘇肇自元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
果致祭于已弟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筠徂雷自
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生名家有德有
容幼不逮門繾綣相從冒嶮涉瘴初無咎言念我厄窮往
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彌月藥石不効卒殞當年弱子稚
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往汝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
降自天舉家北返與柩俱還嗟哉吾兄沒于毗陵返葬却
山兆域寬深舉棺從之土厚且堅種柏成林以付而子百
年以安嗚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申
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謹以清酒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蘇氏范氏同出
坤維蜀公告休居潁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公逝久矣
見其長子婚姻之故奠我遐棄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
不淑病日以侵一卧歷時弗寤弗興一子既冠一衣始勝
我見蜀公帝城西偏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
蒼顏內撫族黨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
孰慰此心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為古人鄉黨
之好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縣
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來學
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既親且友
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于政惠于
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
均其有無以及孤惇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

陵臺十日稅駕為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願君笑
自苦奚為隙駒逝矣為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
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
嗚呼哀哉尚饗

遣适歸祭東塋文

維宗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降
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袋轍謹遣第三男承事郎監東
嶽廟适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五三君
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
檟即懷歸忘孤拙多難事與心遠俛仰四年進退惟戾日
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惧溘然無復歸日遣适代往周行兆
域有忘不獲涕泗垂臆兄軾已沒遺言葬汝轍與婦史夙
約歸祔常指庚穴以勅諸子苟未即死猶幸一歸躬行汛
掃以畢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
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庠時
始合并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曄然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

縣教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
耒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
繆婚姻之好實始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
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
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
及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道而棄舟旒翩然宛丘之
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永已嗚呼尚饗

祭范彛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逢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右丞范公彛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首嗟我晚
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然前人是似我
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秉國之
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南仲亦繼往瘡痍侵凌氣
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向問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
堂殲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耒守邦顧
我里門盃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
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
然笑言二日不見而以訃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永懷仲

叔言出涕墮於手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汝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解鞅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臂項閱歲四十性直且剴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玼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

問蓋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官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榮萬里來計開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郊塔既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曩好徒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語舟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道遥聰長老文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

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致告于故道遙長
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于筠萬里故鄉孰為故人師自吾
蜀為筠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願我如故彌久而堅逮
茲再來為我出山逍遙無師衆願師往師念我獨為衆所
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蟬蛻莫留此心超然去
住不疑筠人懷思涕泣嗟咨山中來告邛塔將成一奠之
哀斯未忘情尚饗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一首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
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餘雖不隋
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
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為師則
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
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

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從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為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為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存乎其人二十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已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衆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一首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群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為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間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藉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廐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為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為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

而出於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為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為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為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沉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携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為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爭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已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子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

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為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一首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善於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

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為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田以遺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駿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

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天理有不當然者况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喬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哀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為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為此文冠之庶幾俟喬能立以昇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嚼荼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圃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

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龜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後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子然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一首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二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名命其

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以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完於隸史籀始篆篆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

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筮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栢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諱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一首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其
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孳生無負於
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山僧惠
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為善知識復受詔祈雨此山
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識
公誠心歟公亦嘗為請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為實立碑于
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
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為妄語則予兄子瞻所
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一首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
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宗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
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
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隨生死道中根若不
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實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
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
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畢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
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
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
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
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
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
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
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
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

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
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
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
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故名須陀洹乃廢經而
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
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
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
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
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

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
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經
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
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惠眼也入萬法遍法
界法眼也以惠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惠
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為衆生故入
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
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惠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子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
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庫場然有瘴疴之慮乃留家於
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
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
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隣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
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
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
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笑予
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

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
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
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
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
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
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
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
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
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

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
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
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
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
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
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
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
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
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一首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即中通守是邦子
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為名儒仕為
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
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
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為中書舍人子駿為諫議大夫出
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

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
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
適當制實為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
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
綽未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弟焯不幸已矣惟群綽在公
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
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于此撫念存沒
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一首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
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
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吊於
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
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
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
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

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
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
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
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
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
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願不能為滂毋耶公亦
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
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
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利賞以
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
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
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
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
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
時以為難比谷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
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
伏閣中自元昊叛命人負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

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仍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即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

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諫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

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
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
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
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完庫乘勢驕橫
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
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惧
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
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
後受之時以為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

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
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
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
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
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
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
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
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
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戡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

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
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
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
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
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
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
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
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
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堵而守卒

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
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
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
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
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
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
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
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
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

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譖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

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即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

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

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

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後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闔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

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及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共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迭內待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

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戍殺掠幾萬人師臣
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
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
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却處俊事以
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
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
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
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却未
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

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
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葑田積之湖
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
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
則湖當不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
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
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隄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
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
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

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一祝皇帝
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
利息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已僧而
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
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
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
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
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
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

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
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湫激射歲敗公
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
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
為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析抵小嶺
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
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
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
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

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
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
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
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
之公二十年間再蒞此州有德於甚人家有畫像飲食必
祝又作主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
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
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
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

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惧請外補乃以龍
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完本未決其
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
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
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
堆淮水傾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
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
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
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

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楊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病公私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

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教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凡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劾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

中衣食稍足乃部勅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矣北戎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

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窀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

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甍以助之為屋三間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廡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日迨次日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單符箕箒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墨翰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然讀釋氏書深

悟實相叅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
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剴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
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
以成書然後十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
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
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
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
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

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
近之平生薦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
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
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
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
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
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
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

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
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
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
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
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
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
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知我哀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

答公子叔
弼書附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
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
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
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
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已謹業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
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柳南唐武
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

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
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
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
時偶儻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
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
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推官始從尹師
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

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
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
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
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
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明年移乾德令復
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
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脩
宗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
判滑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

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事士公首被選以大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

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言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二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徒治合

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

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綱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

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
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
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
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
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
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
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
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

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
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
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
留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
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
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
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
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
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

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
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嶮怪知
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
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
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
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
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
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
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九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

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仲昌者
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
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
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力
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
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
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
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
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

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
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
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
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
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
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
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
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
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

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
為叅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
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
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
總目過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
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
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
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

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宗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

上曰此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詰勅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

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剴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于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吊後以諸子贈

太師追封充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豐約中錄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能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詩易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輿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

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薦於朋友不以貧賤生死易
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
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
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
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
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
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
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

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
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
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
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
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
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極弊矣雖唐正觀開元
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徂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
之一變復古闢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以
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

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棊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慙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恕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

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誥子瞻子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埽其光上實開之實下枕之三起三債成連歲嘉祐民用飲誰實使之備而後全咸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

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
賴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
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一首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猥以
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已許譔述
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復以鄙陋不足
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自患難以來八九年
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衆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
侵鬚髮變白志意消縮非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
也雖復勉強為之深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柰
何若叔弼不以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
差幸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世
難以歲月埃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一首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必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

河名將朝廷稍竒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因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

公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
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
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沈者三版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
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
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
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
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
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
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象在涇原軍
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
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一首

伯父太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
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肄為梓州銅山尉官滿而歸
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輟與
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掃先墓是時兄弟惟仲
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復以疾不起輟既哭之則計
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誰將訴者計

未達而仲姊又已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纈十歲而知饋饍父母以為能既長奉已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賢之舅秘書丞兼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已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寡必脩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

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代肆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輒備位政府以親祀園丘恩賜冠帔使肆以歸奉夫人肆迎養銅山夫人常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教之及其疾病肆剔股以具饍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衆欲却之雲曰疇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等雲沒復事明智詔師詔嘗講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

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偉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為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詔為衆講說者凡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溱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說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邁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為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

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
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劉篋撰
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
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為忤捷猶不厭
使者復為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
昇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為之
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
獻趙公抃與師為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
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

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
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
上以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為之築室廬具像設龕瓦金
碧吐嗟而就三年復為太守鄧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
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威德
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此夜人靜庶幾能聽嘗焚指
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
如我乃可平生脩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
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

行請師為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為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為人者秀州嘉興令陶豸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咒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有於其卧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召其常所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如是七日無魔橫石脅

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日出偈告衆七日奄纒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為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為濤瀾風去為湛然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為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為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江漢觀者不能了矐眙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為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為教彼善聞教人當如是幻爾既已

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為禪所訶禪雖訶教手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惟不取故物得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一首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歸

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十年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願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菜賓旅不至而資糧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

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父弟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地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實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煠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劍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至南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為僧伽作禮醒然而喻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

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為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悟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疊疊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栢特自為宰堵波既沒或言其不利改葬他所及師之寂即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得之

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
本翁口吞大千不蒂于骨律精不持道備不言遊戲諸方
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庵布衣逝與世辭忽未
自山衆迎而喜為予而出予豈堪比衆曰逍遙法鼓不鳴
師雖老矣強我為行師入居之草木欣然俯仰幾何寂如
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成而不居若有所誤新塔歸然
松栢誰匪人所圖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一首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詔法
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為講說所縛吳越多
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故吳越之人歸
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予兄子瞻通守餘杭從二公遊
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人邀子瞻入山以事不時
往師遺言須甚至乃闔棺既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視之
膚理如生必頂溫然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
復從辯才遊及其戚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為塔銘子瞻
以屬予又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

毗陵餘杭參寥師弔予潁川既而泣曰辯才既以子瞻故
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泣許
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
父竒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竺受
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
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
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
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淮僧職卒至都僧正
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

社人造塔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
衣與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
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
公初入天竺及澗有女人冠帶偃僂逾梁迎之入門而失
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
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使師瞑
目而洗其腸浣已後內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
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
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

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
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住欲以
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方便皆是
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縛有惠方便解無惠
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為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
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
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
才師智者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
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二公知其然

樂城第三集

引

宗寧四年余年六十有七編近所為文得二十四卷
日之樂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藁以
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間
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
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為故隨類輒空
其後以族異日附益之云爾

目錄

第一卷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畫歎

夢中反古菖蒲

次遲韻復雪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

悼學士

守歲

上元不出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丁亥生日

初葺遺老齋二首

謝人惠千葉牡丹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

因舊

初成遺老齋二首

蚕麥二首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李方叔新宅

苦雨

殺麥二首

立秋後

初築南齋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釀重陽酒

戲題菊花

九日三首

十日二首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久雨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肺病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風雪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夢中詠西湖

買炭

欲雪

那吒

示諸子

戊子正旦

題舊鍾馗

七十吟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澤潭水得雨戲作生日
將圻舊屋權住西廊

種花二首

同遲賦千葉牡丹

同遲賦春晚

春無雷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云
盡在是矣并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一首
仲夏始雷

八重

讀舊詩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夏至後得雨

遲往泉店殺麥

夏夜對月

千葉白蓮花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

第二卷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移花

服粟

白菊

九日家釀未熟

南齋獨坐

西成

藏菜

示諸子

示諸孫

十一月一日作

冬至日

除日

臘中三雪

伐雙穀

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過潁川歸鄉待闕作

長句贈別

種松

二月望日雪二絕

遜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二絕句

去年秋扇二絕句

讀舊詩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窓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偶作
南齋竹三絕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午寢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落葉滿長安分題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己丑除日二首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上元前雪三絕句

上元雪

春陰

庭中種花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
為賦

閉門

林筍復生

老栢

蚕麥

喜雨

題東坡遺墨卷後

洗竹

寄張芸叟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

贈德仲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日
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九日三首

戲題三絕

木冰

夜坐

老史

臘雪次遲韻

小雪

土牛

除夜二首

遺老齋南一栢雙幹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出

屋已尺餘偶賦

正月十六日

七十三歲作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
一首

龍川道士

重贈

食櫻筍二首

西軒畫松木怪石

悟老住慧林

蚕麥

北堂

秋稼

七夕

食雞頭

秋雨

補種牡丹二絕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九日三首

早睡

廳前栢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冬日即事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冬至日作

冬至雪二首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記病

除日二首

上元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胸中所懷
亦自作

白鬚

林筍

西軒種山丹

遊西湖

泛溪水

風痺三作

新作南門

春旱

感秋扇

第四卷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

次前韻

喜雨

雨過

溽暑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瞭麥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秋後即事

送遲赴登封丞

省事

廣福僧智所西歸

第五卷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畝二首

種粟
種決明

上巳

上巳後

堂成

雙柳

卜居賦

銅雀硯銘

壬辰年寫真贊

管幼安畫贊

第六卷

策問論一十六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第七卷

論語拾遺

第八卷

易說三首

洪範五事說一首

詩病五事

第九卷

書傳燈錄後

第十卷

遺老齋記

藏書室記

待月軒記

墳院記

樂城第三集目錄

樂城第三集卷第一

詩七十一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首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愍無辜歲事了不逆誰言
豐年中遭此大泉厄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田家有餘
糧靳靳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愍愍不得食朝饑願充腸三
五本自足飽食就茗飲竟亦安用十姦豪得巧便輕重竊
相易却邦穀如土胡越兩不及閭民本無賴翩然去井邑
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指瘠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悞天且



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數一首 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王
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彷彿潁川僧舍往往見之而
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不識古
名畫遺意作畫數

燕武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物至
今但教漢公卿

夢中反古菖蒲一首 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好
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公在
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一人
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遲韻復雪一首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粟車未到泥復深場
薪欲盡心驚愕山川澆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安泊山中
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人言王生好事人回船不

顧山陰約故侯生未本貧窶妻子至今美藜藿曳履長歌
解忍飢裹飯往飼今誰託家人未告酒可芻洗盞開瓶同
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
惇學士一首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老思歸謾留許春禾磨麥非平生子
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繒褚南陽
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俱作客白髮蒼
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減晉諸度兩家尚有
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窓展卷清淚滴恍然似典故
人語欲鎖空厨付長康恐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一首

歲云暮矣誰云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去虛
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語誰來日
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一首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鍾空命酒病
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已休試問

西隣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一首

先人故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閱歲三西
成黍豆餘石甌借功田家并鑿坎農事未起來不嫌併遣
浮客從丁男芒鞋禿中短後衫杵聲登登駭閭閻期我一
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求不答心自甘一言見許
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漸展炊暮餉增醯鹽歸時不礙田
與蠶

丁亥生日一首

少年即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因苦
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來年今日
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
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迎隨俱不見瞿曇謂
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遺老齋二首

髭鬚渾白已經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閑猶有礙却
令朝謁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久遭僧佛呵尤愧
白家履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

為留十步南墻竹莫恠門前烏雀多陋巷何妨似顏子勢
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惰何曾讀氣息調勻不用呵多病
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一首

東風催起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病銀
瓶滿送洛陽春可憐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尚一旬更待
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

小圃初開清潁峴名花近取宛丘城爭言千葉根難認忽

發雙葩眼自明謫墮神僊終不俗飛來鸞鳳有餘清細鉏
瓦礫除荆棘未可令齊衆草生

因舊一首 并引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
求售三百餘萬力錢不能致子遲日因卞之舊而易其
左不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
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為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
伐梧楸日斨斤斧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

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頽行即具構
築後亦輕鄙侯念子孫不處高閑閣吾今何人斯此則坐
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斧舊
書寂寂卷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頓歛浮根付一真遺老
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潁川宜老人朱櫻班筍養閑身無心已絕衣冠念有
眼不遭車馬塵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鬚仍寫去年真齋成

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蠶麥二首

踈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蠶眠已報冬裘具麥
熟旋供湯麩新擷桑曉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滿身家家
辛苦大作社典午千錢追四鄰

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蠶麥得難兼鉏耰已愧非吾力湯
火尤驚取不廉貴客爭誇大浣布貧家粗有水精鹽薄衫
冷麩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一首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替老人三夜陰霖敗場圃一
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甍償飢乏多博村酤勞苦辛閉廩
歸來真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一首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
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磐桓不如
君家得衆力吐嗟便了三十間李君雖貧足圖史旋鑿明
窓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來置樽俎我恨年來
不出門不見君家棟新宇心安即是身安處自揣頭顱莫

問人

苦雨一首七月朔

蠶婦絲出盡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二事未易當忽作
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墻覆壓先老
稚漂淪及牛羊餘糧詎能久歲晚憂糟糠天災非妄行人
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造禍未有害無辜輒
先傷輩孰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報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霽初晴尚未伏半夜卷重陰細葉

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噉直千金
雨後麥多病庾中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飢潦水
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一首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爾身
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為消磨日毛褐還須準擬寒謾許
百年知到否相逢一日且磐桓

初築南齋一首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
粟將盡橐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邊首成遺老
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隔城過清潁有
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誰言白髮年有作竟
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遇無不安諸子知我懷勉更求榱椽
堂成鋪莞簟無夢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一首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冷徹
登臨倦衰慵起舞遲兔閑長擣藥桂老尚生枝運轉何年
住清明與物宜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一首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抱藥有佳思金
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酤小婢爭言試三斗我年
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廩粟已空豆方實羔豚雖
貴魚可取病嫌秋雨難為腹老燕饒涎空有口折花誰是
送酒人來客但有隣家父閉門一醉莫問渠巷爭不用纓
冠救

戲題菊花一首

春初種菊助槃蔬秋晚開花插酒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
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著幾時輟彭澤樽壘未遽無更擬
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三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芻不負
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斗醅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面白髮
何須吝黃花恨晚開問知併未罄相勸盡餘盃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飢身安
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尚殘卮雨送初寒問篋衣養氣安閑真得計讀
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世譏築室
未成中自笑如何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漏卮榮華過眼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往時
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無譏交遊
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扣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有枉

將名字與人知往還尚許隣家父問訊總通說法師燕坐
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為誰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得清
明許與衆人同憐渠生死未能免願我盈虧略已通夜久
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子閉
門猶得養衰翁業頭螢火從乾死窓裏飛蠅久未通自見
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藏書室

久雨一首

雲低氣尚濁雨細泥益深經旬勢不止晚稼日已侵閭居
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常賦雖半
釋雜科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號呼天不聞有
言不如喑願見雲解脫秋陽破群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恠石一首

卞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怪石蹲磨廢子孫分散不復惜排
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種花頽然
遠嶺垂澗壑豁然洞穴通煙霞十夫徙置幸不遠軒前桐
栢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水三流槎少年旋遠

看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

幽遐

或言卞氏舊石尚多
但未知沉淪處爾

肺病一首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為爾呀然上衝咽寒冰
未易溫死友誰使然醫言無庸恠此理環無端少年少戕
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疇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尉茅叢底旋
卜雲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官醅乘田

委吏走師事莫學陶翁到即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諸任時往還炊黍留賓不嫌陋借
書度日免長閑歸來溪水無人問夢遠伊家古檜間二老
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顏鄉人今無識之者矣

風雪一首閏十月十一日

冬溫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窓輕冰入吾被病去
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皎然一寸
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恨我俗緣深撓
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脉六脉非昔比醫適有此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一首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力近
喜三更月到窓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患信難雙從今
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龐

夢中詠西湖一首

誰鑿西湖十里中舟扁載酒颺輕風草木蕃滋百事足寒
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廬便西岸遙將岳麓通閑遊
草草無人識竹杖藤鞋一老翁前四句夢中得後四句起而足之

買炭一首

苦寒搜病骨絲纒莫能禦
斫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
西山古松櫟材大招斤斧
根槎委溪谷龍伏態虎踞
挑挾靡遺餘陶穴付一炬
積火變深鑿牙角猶憤怒
老翁睡破氈正晝出無屨
百錢不滿籃一坐幸至莫
御爐歲增貢圓直中常度
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
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
知夸不知畜俛首欲誰訴
百物今盡然豈為一炭故
我老或不及預為子孫懼

欲雪一首

今年麥中熟麩餌不充口
老農畏冬早薄雪未覆畝
驕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
久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
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
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
尚應天愍人雲族朝來厚
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

那吒一首

北方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
佛知其愚難教語寶塔令父左手舉
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相似
佛如優曇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
嗟爾何為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
佛喊到今千萬祀只在江湖挽船處

示諸子一首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般柴運水皆行道挾
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枉稱賢裕人
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

范五德孺近語遲聞君家兄弟善治田蓋取其不盡

爾利

戊子正旦一首

百歲行來已七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種兩
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非新舊陳
易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兩輪

題舊鍾馗一首并引

癸丑歲予為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畫
鍾馗行雪中狀甚怪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之戲

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須歲節鍾馗舊綠襦舉手托天欣見雪破
鞞踏凍可憐渠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老夫兒女
未容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蘇

七十吟一首

年來霜雪上人頭我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去久
留故宅恐難留六窓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著油近聽

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耨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一首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卧泥沙中高陽山中白額虎何
年一箭肉為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生不益
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骨潭中潭水旋龍知虎猛
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風雨交父老曉起看
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真能奔走生仲達

生日一首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弧早歲憶茲晨佛身三世歸依地隣

寺百僧清淨因蓮子知非慙已晚白公起定惜餘春舞雩
一濯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

是日南堂供三世佛西寺齋僧百人

將拆舊屋權住西廊一首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
辭暑月卧斜陽脩篁已謝前人種甘井何妨衆口嘗奔走
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為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尚踈山丹得春雨艷色照庭除未品
何曾數群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無計
通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愜拄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一首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叢千葉花

園工言近家糞土多
蟲故不宜花須換黃

土三尺造物不連遺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名園不放尋

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忍畫瓶脩佛供清樽酌盡試山
茶

同遲賦春晚一首

池塘春早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嫌櫻笋薄廩

空偏喜麥禾勻白鬚照水湖光淨淥酒留人鳥哢頻但恐
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時人

春無雷一首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未歲定無麥農
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救奴婢修破困大麥
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猶十分東家西舍發陳積十錢一
錢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為人市人半是溝中瘠前望麥熟
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飢誰令伏枕作寒熱囊中無錢誰
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聲一起百妖

除病人起舞不須扶

聞卞氏舊有恠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云
盡在是矣并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一首

昔人遊宦久江湖恠石嵌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緣底事百
年不出待潛夫弃捐泥土性仍在睥睨林亭氣漸蘇微物
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謾長吁

仲夏始雷一首

陽氣溟濛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望桃
李向來誰使開號令迤邐人共恠陰陽顛倒物猶猜一聲

震蕩雖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璽一首

秦人一璽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璽元日臨軒組綬新君
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八璽錯落古所無古人
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一首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
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日更難期老人
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
紅紫無端盜名字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
葉似蟠蒿莖似棘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後得雨一首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
禾槁夏雷墜一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
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畀奪祿十五年
有田潁川涖躬耕力不足分穫中自愧
餘功治室廬棄

積霑狗彘久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遲往泉店殺麥一首

罷民不耕穫豈利有攸往古人為我言
許此亦無妄一冬免鉏犁二麥盈
壻盎火老金尚伏雨過築場壞隣家
助伯亞蒼耳割榛莽朝暘得終日經歲
可無恙老夫終病慵長子幸可仗叻勞
慎勿厭麩餌家共享秋田雨初足已作
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臘釀

夏夜對月一首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雲吐涼月
中夜初一浣老人

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遶中庭星斗曙相粲鳴蜩思清
露抱葉一長歎栖鵲亦未安遶樹再三轉我生仰田食俟
雨占雲漢杼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褰帷竟不寐夜氣淨
如練愛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蓮花一首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僮問何故空明
世無匹銀瓶送佛所清泉養芳潔為我三日住焉然落寶
牀應返梵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一首 并引

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都
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裕陵君
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出初守
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遊元豐初予
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予謫監筠州酒稅公凄然不樂
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為別曰可憐萍梗飄浮客自歎匏
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
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歎時
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潁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

有公所贈章覽之注下不能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
生知己有斯人

樂城第三集卷第一

樂城第三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開自無客
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衆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
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茲心淨無垢尚愛南齋竹
當暑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老檜真百尺踈竹疑千畝
紛紛霰雪中見此歲寒友
栽竹種松檜十年未成陰
昔人定知我為我養南林
久無叩門聲剝啄問何故
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地萋萋脩竹林喈喈何日至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峯重遊未有日想像曠霧中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書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丈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一首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慙
拔陳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花來本陳
洛盈尺不為異力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人功誠已盡天
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為愛此養花智

服粟一首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粟舊傳方經霜斧刃全金氣插
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嚙不容忙客來
為說晨興晚二噉徐收白玉漿

白菊一首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年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標花候不
柰時人信手裁得勢從教盈九畹俛眉聊復引三盃愈風

明日須真物能使神農為爾田

九日家釀未熟一首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釀節到真寂寞床頭
瀉餘樽畦菊吐微萼洗盞對妻孥肴蔬隨厚薄興未欲徑
醉量盡還自却傍人歎身健省已知脾弱尚有姑射人自
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矍鑠燕居漸忘我杜門奚
不樂風翹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一首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煙穰作穗茶面結成花細竹

總通徑長松初有槎往還真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一首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預留饋近事
姑求飽遠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一首

爨清葵芥充朝饅歲晚風霜斲菜根百日園枯未易過一
家口衆復何言多排壘盞先憂盡旋設盤于盃未覺煩早晚
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萱

示諸子一首

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
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鱗

示諸孫一首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交遊
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踈慵非汝師

十一月一日作一首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騷屑誰為伴心
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僧諳覺師
善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動自參識病

冬至日一首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髮珠常照物坐
看心火冷成灰酥煎隴坂經年在柑橘吳江半月來官冷
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潑新醅

除日一首

年年最後飲屠蘇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講五
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本虛自怪
多年客箕顙每因吾黨賦歸歟

臘中三雪一首

一臘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夢中塵餘潤
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慙慙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穀一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作

芳蘭非不嘉當門自宜鉏矧此惡木陰久妨長者車僕夫
礪尋斧告我日方除夕恃不忍意柯條益扶踈植根雖云
固伐去曾須臾我塗雖不寬出入自有餘開門聽還往并
納賢與愚荒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適勸至西禪觀燈一首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物有餘長自照澄

心無法便成澄追歡狂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不應更到
西禪何所問隔墻魚鼓正登登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過潁川歸鄉待闕作

長句贈別一首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鄉黨正
如潁川數孫陳嗷嗷鳴雁略雲漢風吹散落天一垠歸來
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群東西隔絕不敢恨死生相
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淚流衣中仲叔已盡
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來

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齊自古留芳塵回車訪我念衰
老挽衣把臂才逡巡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
一尊酌我當有問此國豈有賢於君

兄弟中惟僕與程八程九在耳

種松一首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栢森森暎華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
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冉冉盈尺苗條幹雖短風霜足培根
不用糞壤厚挿竹預防雞犬觸他年期汝三尺高獨立仙
翁毛髮綠老人自分不及見子孫見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二絕

玄冥留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指衲襪朝
來酒盡乞比鄰

老翁兼病不憂花百口唯須麥養家聞道田中猶要雪兼
收凝白試山茶

遜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二絕句

官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雨遍公田及私畝學
書兼得問筠孫

乘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意到
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絕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
春晚炎風拂面來
舊物不辭為世用
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秦女舊乘鸞
拂去浮塵色尚鮮
未盡炎風早歸去
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一首

老人詩思如枯泉
輓轡不下藥盞乾
舊詩展卷驚三年
粲然佳句疑昔賢
老來百事不如前
藜羹稻飯嗟獨便
飽食餘暇晷日眠
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窓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偶作一首

高棟虛窓五月涼
客來掃地旋焚香
白雲低繞明月觀
漲海東流清暑堂
病久渴心思沆瀣
夢回餘念屬瀟湘
老人夫婦修行久
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
妻子相看意自閑
行到南窓脩竹下
恍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脩竹半塵埃
誰種南林待我來
新笋出墻秋雨足
閑

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踈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卷心
遊法界四無隣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首

年年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強分別不
應此月倍嬋娟虛窓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雨懸七十
老翁渾未慣安居始覺貴公賢

聞都下諸家新建甲第壯麗頃所未有

午寢一首

食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忍飢終愧首陽客睡

足何須雲夢州冰酒黃封生不喜春牙紫筍向誰求平生
尚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早久翻成霧雨災老人腹疾強啣盃官醅菜豆適初熟籬
菊黃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雞豚恐有故人來衰年
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九日不能飲叨覺胃寒妻孥勸把盞萸菊正堆槃懶極
久成病年高終鮮歡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庭菊兼黃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陶亮

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一首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八水凝寒煙搖落
南山見淒涼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衣信催煩
杵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霞未時曉未明病士擁衾催煖酒閉
門不聽掃瑤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秫米今年絕市無雪沒前山
微巖盡誰憐無語獨携鉏

臘雪得雪春宜麥壅裏無精寒惱人未暇樽壘伴佳客先
將麩餌許比鄰

己丑除日二首

閱遍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鬢鬚白盡無添處甲
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
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橘紅安穩近誰傳

子舊有腹疾或教服
橘皮煎丸經月良愈

髮雪蕭騷久已然

梅柳任教脩故事蠶絲聊與祝新年

鄉人以錫蜜和麪象
梅枝柳葉又以肉雜

之物為羹名曰蠶絲敲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不眠粗有官醅
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園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晚春
來會似出山雲

壘中臘脚長憂凍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未動舉
瓢先對柳千絲

菊葉萱牙初出土凍齏冷麩欲宜人老人脾病難隨汝洗
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約春
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犁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飽昔
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嵩隗山田麥尚乾不管上元燈火夜飛
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熏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下老
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雨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一首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病，紗籠照佛本無心。床頭酒壺恰三斗，山下麥田真百金。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一首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橫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麥心。共怪叢筍亦黃落，終憐老檜獨蕭森。過中

不克陽安在夏早前，知未易禁。

是春所在竹林皆黃落頃所未見

庭中種花一首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柳，相映成田家。春雨散膏油，朝曦發萌芽。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開花已可貴，結子誠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墮南海，生還夢荒遐。築室雖不多，於我則已奢。松筠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曾即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為賦詩一首

胄子相從得佳婿元遲初於太學識掖垣同直喜良朋交情
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興宿草芊綿淚入土故琴牢
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幾燈

閉門一首

閉門潁昌市不識潁昌人身閑未易過閑久生暗塵我念
作閑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掩卷默無
言閉門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不知心已空不
見外物紛瞿曇昔嘗云吐哉不肯信一見勿復失愈父當
愈真

林筍復生一首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深知
為南園衆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一便有凌雲氣吾家
老圃倦栽接但以歲寒相嫵媚一朝紛紛看黃落稔阮相
過無醉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瘳非即死呼童徑語
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魏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
何事

老栢一首

栢根可合抱栢身長百尺我年類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貧

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風中有餘
勁雪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遠屋多種竹全家謬聞道舉
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慙德

蠶麥一首

春寒風雨淫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獲敢求足隣田
老翁姬囊空庾無粟機張久乏緯食晏惟薄粥熟耕種未
下屢禱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鞭扑為農良未易為
吏畏簡牘閉門羞似可忍飢有餘福

喜雨一首

夏田已報七分熟秋稼方憂十日乾好雨徐來不倉卒天
公似欲救艱難慙強鷹犬無遺力社近雞豚趁早寒老病
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一首

少年喜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元篇章
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
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
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為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
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一首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早筍雜榛荒不嫌毒手千竿盡稍
放清風八月涼短篲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牛羊扶持
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一首并引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戟之故懇懇
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

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戟我先衰點黜
舊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樂城第三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 并引

昔予謫居龍川已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氣予
置酒招同巷黃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絕句其卒章曰尉
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牀虛已散老
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居穎川庚寅歲閏八
月遇兩中秋賦兩絕句以繼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
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日加亦理勢然矣

穎川城下兩中秋金氣初凝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飲官
厨好酒亦難求

兩逢重九尉他城蛋叟相從倒酒瓶十二年來均寂寞此
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一首

我昔見子京邑時鬚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穎昌市霜
雪滿面知為誰故人分散隔生死才然惟以影自隨憐子
肝心如鐵石昔所謂可今不移世間取舍竟誰是惟有古
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淨持律師忽然微笑

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
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行沙底藏光輝蚌為身計良可
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日
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一首

年年九日憂無菊今歲牀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意天
公端解惱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液傾殘氣尚豪門外
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歌尊空挂壁九日若為歡白髮逃無計黃花開已闌酒慳
慙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寬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勿空過盃行且強拈得閑
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卧南窓日誰知酸與酣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頸淡細酌喜清醇飲罷
遙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似舊時貧

戲題三絕

懊惱嘉榮白髮年逢人依舊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聽
鼓跳踉一破顏

謝傳淒涼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俗挽
斷髭鬚誰見憐

遍地花鈿歎百年蒼顏白髮意淒然回頭笑指此郎子破
賊將來知有天

木冰一首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木冰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妍細
梢如苗倉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冰裏榭葉誰雕鐫鄰家
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試一觀樹稼不
見今年

夜坐一首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尚早一陽未復夜正長城
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
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須陀洹久爾不
負瞿曇老回首塵勞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誤與
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毗盧一逕通信脚直前無
別巧

老史一首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即飽煖常不時老史
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伺來歸嗟我垂老
年未免憂寒飢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事我三十年閔
閔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平生金石交至此或
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韻一首

冬儲久未辦佳雪為人留穀豆入高廩薪蒸轉千軸紛紛
了歲事閔閔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頃種來年風聲夜中
變飛霰曉來休粗畢今歲寒復免來歲憂天公知人心未
禱得所求傾畝有遺酌起和田中謳

小雪一首

小雪僅能消臘熱，苦寒偏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貴，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人同。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一首

天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遂巡見屠剖。田家挽雙角，歸理繅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碎身初不辭，及物稍無。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一衰殘。家有三斗釀，春餘半月寒。雞豚不改舊，隣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七十三年客，相從尚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栢雙，
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出屋已尺餘，偶賦一首。

翠栢擢雙榦，冉冉出屋危。栢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閑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一首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霧雲
間明月冷如冰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定僧漏水
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三歲作一首

一生有志恨無才久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貞自初信
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渾無幾新障重生撥不開七十
三年還住否獲麟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
一首

春旱時聞孽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麥生三寸未覆壠雨
過一犁初及泉深愧貧民飢欲死可憐肉食坐稱賢南齋
遺老知尤幸湯餅黃齏又一年

龍川道士一首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頽然
一道士野鶴墮雞群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刺口問生
事褰裳觀運斤俛仰忽三年愈久意愈真貞送我出重嶺
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成功十年後脫身
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我歸客箕穎晝日長掩

關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
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
麥禾僅能免飢寒君來亦何為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
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君居
龍川城築室星一周瓦屋如翬飛象設具冕旒弟子五六
人門徒散林丘本為百年計自可一世留胡為不復顧脫
去如弊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故人病老翁輕重恐
未酬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去彼非有嫌來此亦無求
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笥收故人感君意一言還信不遠行
不為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早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繁中宛轉明珠滑舌
上逡巡絳雪消仰囁佳人露猶濕偷街啼鳥語尤嬌南方
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盈束伴晨樵穉龍似欲號無罪食
客安知惜後凋不願鹽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蕭韶林間

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恠石一首

西軒素屏開白雲婆婆老桂依霜輪顧兔出走蟾蜍奔河漢卷海機石躡牽牛自載倚桂根清風颯然吹四鄰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稱竒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一首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為累道人無淨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慧林虛法

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淤泥中佛法何處是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悟世常失人違心輒喪已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君看淨因楷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為智去住本由天母求亦毋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一首

春旱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襦裙造化貞憐汝耕桑不謾動經過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一首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廊開十窓爽氣來四方風長
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留此奉爺娘爺娘髮如
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軟飯菘芥香無客恣卧起有
客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念終捨此去故山松
栢蒼此地亦何為歲時但蒸嘗

秋稼一首

雨晴秋稼如雲屯豆沒雞兔禾没人老農歡笑語行路十
年儉薄無今晨無風無雨更一月藜羹黍飯供四鄰天公
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邊逃卒到處滿燒場入

室才逡巡縣符星火雜鞭箠解衣乞與猶怒嗔我願人心
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未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
空文

七夕一首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鷓真安往河橋晚未完得閑
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瓢樽昨暮乾

食雞頭一首

風開芡觜鐵為鬚斧斫沙磨旋付厨細嚼兼收上池水徐
噉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湏一斗閑居賴我近平湖多年

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不不殊

秋雨一首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一涼秋向晚似
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有心要覓
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惺惺

補種牡丹二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千葉種難成姚黃性似天人潔糞
壤埋根氣不平

換土移根花性安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辦絕

色濃香別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一首

囊空口衆不堪閑即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進封償舊德彩
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浙水蕭條詠舊恩記取
老人臨別語茶瓢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三首

九日真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慙鶴髮老每與菊花期帽落
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壘天意念衰羸

我飲不為酒黃花競此時茱萸謾辟惡麴蘖助和脾淺酌

何勞訴獨醒徒爾為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陋巷

連墻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牒應憶此時情遲歸自河朔節前當

至曹卽將赴山陽節後當行也

早睡一首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麤氈薄絮被孤枕自媚好倒床
作龜息逡巡輒復覺隔門燈火明髣髴聞語笑杯棬相勸
酬往往見譏誚披衣坐跣趺衰老當自了空空窓亦虛半
夜明月到老盧下種法從古無此妙根生花輒開得者自

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藥山老

廳前栢一首

稗栢如嬰兒冉冉三尺長移根出澗石植榦對華堂重露
恣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朝夕望爾
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想見十年後蒼
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唧唧糟鳴壑夜半蕭蕭雪打窓擁褐旋驚花著樹發
醅初喜酒盈缸鄰翁晨乞米三斗釣戶暮留魚一雙自笑

有無今粗足遙憐逐客過重江

時逐客有過湖嶺者

龕燈照室久妨

睡雪氣侵人不隔窓枕上詩成那起草槽頭酒滴暗鳴缸

遠來狂客應回去高卧幽人未有雙猶憶新灘泊舡處堆

蓬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爾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窓老憶舊書時展卷病

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搖落黃花盡古檜飛鳴白鶴雙珍重

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鷄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窓心空莫著書千卷客

到長留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信舊無雙何年

結束尋歸路還看墓頤下飲江

冬日即事一首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酒舊

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捲元窄小得閑筋力尚康強買田

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為插秧

近來腹疾頗退足疾尚餘一二醫妻生言舊所用藥

須少增損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一首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策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紛然

四方集狐兔萃林藪何人知無益長嘯呼鷹狗奔逃走城

邑驚碩念餬口素屏開白雲稱我茅簷陋濡毫願揮洒峰
巒映巖竇巨石連地軸飛布瀉天漏縈山一徑通過水微
橋構山家煙火然遠寺晨鍾叩僧從何方來行速午齋後
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听然發一笑此處定貞否人生
初偶然與此誰天壽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一茫
然邀我酌斗酒

冬至日作一首

羲和飛轡留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兒烝
豚釀酒多為具潁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舊故誰令

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跣趺閉雙目寂然自
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鬚髮已如素似聞錢重
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二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力宿
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酌多取定無功時人
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窓戶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病歸
對先師喜屢空黍醞盈瓢終寡味石薪供竈信奇功頗嫌

半夜欺毛褐却喜年來夢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
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
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為二千石四
方異物回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暎綠楊溪水隔城來不得不

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墻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闢多少也
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一首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輒暴下傾注如流泉去年
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服之不旬
浹病去如醫言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我意藥有功服
久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蹠跚徐悟藥過量醫初固
云然舊病則已除柰此新病纏醫言無甚憂前藥姑捨旃

藥毒久自消貞氣從此完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賢吐哉
已往咎終身此常弦

除日二首

屠蘇最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減誠
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漸微得罪
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譏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芻泉湧如迎節詩
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吾貧時人
莫作樂天看燕坐端能畢此身

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
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携酒

尋花遊賞泉石畧無暇日予性拙且懶
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

上元一首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目獨
邀明月上前軒跣趺默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一樽已覺
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胸中所懷
亦自作一首

生日今朝是忽忽又一年讀書貞已矣閉目但茫然下種
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鬚一首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鬚
下種已遲空悵望無心猶幸省工夫
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問渠
自項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筍一首

竹林遭凍曾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
天與歲寒終倔強澤分淇澳轉敷榮
狂鞭已逐草侵徑疎影長隨月到楹
嵒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山丹一首

淮陽千葉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衆名園
栽接比桃李吾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
乘秋種山丹得雨生可喜山丹非佳
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絕品皆可寄
明年春陽并盈尺爛如綺居然盜天功
信矣斯人智根苗相因依非貞亦非偽
客來但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一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
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
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
歸去無言掩屏卧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漢水一首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片八
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陰平野闊稍通竹徑小亭孤前朝
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

自漢溝泛舟至曲水園本
文潞公舊物潞公以遺賈

魏公今為
賈氏園矣

風痺三作一首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患聾說法仍害脚十年
學跌坐從此罷雀躍閉目時自觀寸田飽耕鑿下種本無
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吾生默已定有
數誰能却數盡吾即行未應墮冥漠

新作南門一首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通定
國清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侯封左右
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耻言法律羞兵戎中年出
入黃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過亦無功不忮不求
心粗空舉世知我惟天工恃此知不累兒童作門不痺亦
不隆陋巷正與顏生同勢家笑唾儻見容

春旱一首

舊俸存無幾生齒日益多蔽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首種
二頃田柰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酌邢山阿飢寒誰相
念幸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扣門用干戈邂逅一尺雨豈
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惻然上天通矧此一
盤渦雲興而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一首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髣髴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事舉
世炎涼柰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廉頗心知
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三集卷第三

樂城第三集卷第四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一首

一別忽忽歲五除還家愧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世巷
口新成宅一區姪房添一男孫予亦林下酒尊還漫設床
葺成敞廬皆別後事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盡年來罷鑷鬚隨俗治生終落落苦
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有無我已

閉門還往絕待乘明月過君廬

喜雨 五月十九日夏至

一早經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整令多病喜來
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寡婦求時向
林間教新竹籜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一首

東南流注已鳴澗西北霏微僅欽塵人意共懷艱食病天
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寧應方知社有神田里
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勻

溽暑一首

東風吹鼎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湯上下猶欣欣不
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尚寄生死濱老知
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聊嘖呻至此有
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瞰麥一首

春田不雨憂無麥入困得半猶足食伏中一瞰不可緩旱
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早當夏潦入伏未保天日好老農
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舊有功五言七

字傳祖風旋投講筆到田舍知我老耒饒且慵秋田正急
車難起汗滴肩頰愧隣里磨聲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
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烝麩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動
苦烹雞亦有烹胡盧唐相盧懷慎既老家居諸公嘗往問
折其項客喜為當食烝鵝鴨也食至乃
烝胡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衆筍長痛飲雖無嵇阮客歌
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凍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丈端

如幽谷茂林中

竹西有二丈隙地筍猶未到

秋後即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屋竹
簾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藥水浮西浦稻生芒秋成
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遲赴登封丞一首

昔我過嵩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藤屨
生胼胝一覽何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下山雙足
廢欲上知難又回首烟雲中隱約見巖岫未老約來遊何

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秋暑山尚煩冬雪山
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輿即迎父

省事一首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錯人
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佛同煩惱
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所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隣八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婆婆
弄明月松間夜相宿平生指庚壬終老投此身築室潁川

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重足超峩岷歸塗三千里秋
風入衣巾北嶼百步外我夢一室新連營二間堂永奉兩
足尊我歸要有時久遠與子親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
歸去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樂城第三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并引

予閑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松芥未成則
樂中索然或教予種麗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
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麗粟

築屋城西中有圖書窓戶之餘松竹扶踈拔棘開畦以毓
嘉蔬畦夫告予麗粟可儲麗小如麗粟細如粟與麥皆種

與糝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半乳烹為佛粥老人
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鉢煎以蜜水
便口利喉調養脾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四人衲僧相對
忘言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蒸藿羹多求異蔬以佐
晨烹秋種罌粟春種決明決明明日功見本草食其花葉
亦去熱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笑杜陵老老人
平生以書為累夜燈照帷未曉而起百骸未病兩目告瘁
決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
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決明何為適口乎爾

上巳一首六言

春服初成日暖溼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童冠
相恃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教子臨水
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為我班荆舉觴我雖少飲不醉
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極目飛揚誦詩相勸
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一首六言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百事
日新呼兒試問築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江上隱居
三世相因晏子不顧改卜我今已愧先君始有苟合則止
已老姑欲安身西望丞嘗有處傳家圖史常陳門中此外
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趺坐日晏此心皎皎長存萬事
汝勿告我婚姻自畢諸孫

堂成一首

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動父母老矣風雨
未除橐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不約不豐

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筵晝明廓然夜冥黯然四鄰
無聲布被麤氈身非蚌螺一睡經年夜如何其卧坐燕安
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以奉嘗丞老佛之廬朝香
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屨經年
直如引繩顧視而笑此如我心諸子之宮左右吾皆將食
擊板一擊手而會爪畦芋區分布其外鉏去瓦礫壤而不塊
廢井重浚泉眼仍在轆轤雷鳴甘雨時霈園夫能勤家足
于菜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
粗免躬耕明窓脩竹惟我與兄蔭暎茅茨吐論崢嶸猖狂

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為榮

雙柳一首 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既應千條萬葉風濯
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櫛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掩冉相繆
亂而復理垂之為纓縮之為結屈伸如意燕雀翔舞蜩螿
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衆葉如剪顏色憔悴永愧松柏
歲寒不改見嘆夫子聊問淵明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一廛
粗給三黜不去亦如展惠

卜居賦一首

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
有卜居意而實不能遂予年將五十與元子瞻皆仕於
朝裒索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
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
留二子居焉曰姑餬口於是既而自筠遷雷自雷遷循
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僦廬以居
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
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
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為全歸之

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
却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潁川亦
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瑯琊
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
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
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
舊事庶幾可得然予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
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
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願有
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潁川築室耕田食粟飲水
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閱歲
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
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
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
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
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為硯甚堅而澤
歸以遺予為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甃得火
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
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為吾硯明窓細甃老尚
著書撫之長歎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壬辰年寫真贊

潁濱遺民布裘葛中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歟丹青畫我
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與親

管幼安畫贊并引

予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
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
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
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
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
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
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孫文若以
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

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
布忠亮劉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
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
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特命
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
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
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
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
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
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
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
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
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
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
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
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樂城第三集卷第五

樂城第三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
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
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
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
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
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間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偽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洚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

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飢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剝削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

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凡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昔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

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為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為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為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

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三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為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恃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恃追繼祖宗而止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陸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為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為耻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

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為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為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為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負其用財也量入以為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偽

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
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
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為六十
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
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
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
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
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

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為庶人也父
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
則管蔡諉之以為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
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丞丞又不格姦詩人
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盖
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
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
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
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

有間而力又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牛於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謹論

樂城第三集卷第六

樂城第三集卷第七

論語拾遺 并引

予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劉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

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劉毅未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磋切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

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後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

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知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軌轅端持軌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輓軌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

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

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

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夫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

三人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
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
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
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
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
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
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
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已也而饋之豚孔
子亦時其已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
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
陽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
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
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為世
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秦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
知秦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秦伯斷髮文身

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為不然人患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疆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秦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秦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于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

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
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
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
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三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隣國有弑君之禍而恬
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
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

有倣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
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
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為不然
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
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
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
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薦學而已不知其他犁彌
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丘劫魯侯必

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况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

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言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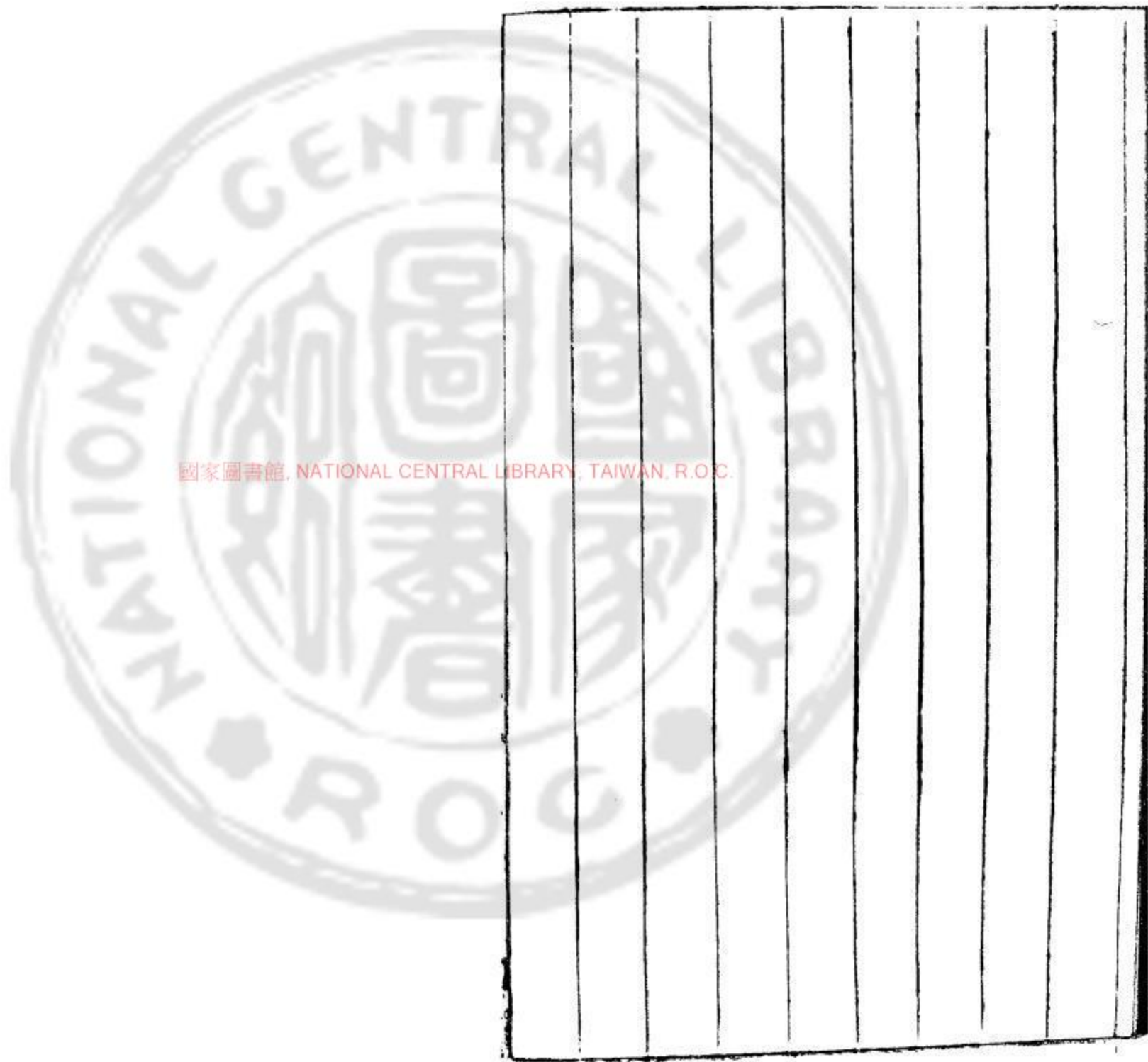
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由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

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讐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為此者雖不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第三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為性性之未接物之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

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為天地歛而為人言其散而為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歛而為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為著數曰

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

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成數既不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

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特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為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陰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為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為矣此則簡易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非理則吾何為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

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
予以為不然乃為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
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
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
五行之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
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
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為也
無思無為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為
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以為先

後也畜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為貌而主
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
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
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為金
以聽為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
為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為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
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髓腦垢
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
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

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為狂狂則上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諛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繇九章初誦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黜厥生予曰有䟽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

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

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
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
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
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偃倮牽頭曳足光斷腰膂
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
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
其陋也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菘腸亦苦
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
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而
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
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
顏子之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
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矣魯昭公未能得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失國漢景帝患
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致七國之變竭天下

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巨室非為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

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有湮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咤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藉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

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
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
民遂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
也

樂城第三集卷第八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
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
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未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
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
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置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
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種開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
邁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

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
本來面目明即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衆實不
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
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要祖
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
妙用恒沙簡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儻在是
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謂下種也耶譬
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
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暎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

日可待六祖常謂大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
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
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
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
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若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
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法護善提依吾行者決證妙
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

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惠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漉予欲書此言於紳庶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為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二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

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潁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潁濱老曰師子捉兔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用一箇師子力不為兔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善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即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
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
伊同教意不同教意潁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知
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保福僧到
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
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教意
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
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
為同為不同潁濱老曰六根為物所塞為物所坐則不見

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為物所塞不為物所
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
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
故復混而為一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峰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展脚路上坐峰曰
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
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峰出引
頸於前馬師乃置斧于潁濱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
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土耳車進退於事初無

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峰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埃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乃預為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穎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他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

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為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放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後皆涉境心耳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

麼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見而仰山少之何也穎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為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為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遺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一云試險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貴其用耳

香巖開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耶是衆無對穎濱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官別有道理也玄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主只好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槌豎拂他且不見其他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穎濱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拈槌豎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柰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

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况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
儻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
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尚喚
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
差別既以無為法為極則又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
是過若是過一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是什麼做
差別雙巖亦無語賴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是心也佛
惟無心故萬法由之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

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聖賢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
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如
扁之斲輪偃偻之承蜩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
功則與聖賢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
蓋無可疑者也

經所謂以無為法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
謂有無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
無為之法蓋僧
家拙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大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
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
少上坐此山剎上坐剎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

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墮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墮去朋彥亦無措穎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墮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充滿法界消墮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巖然在前未嘗滅矣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惠禪師會四衆士女入院淨惠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即為破戒見曙金銀合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惠稱善穎濱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如明窓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

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

斯以為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

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利不好學，其蔽也賊。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為予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

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黠者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

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

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劉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宗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

皆奪墳上刹又二年上袞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瀆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刹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幽明徬徨不知所為而手詔適至泉亦涸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為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刹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欒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欒城第三集卷第十

右欒城先生家集校蜀本篇目間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流邊事茶役法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及復利害深入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贄歌詩千數百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杜門潁川喜秋稼句曰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欽祚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郎充筠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太師文定樂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為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小兒輩校讐教過鈐版於筠之公帑云昔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詡謹書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倪 思

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 光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閻丘 泳

先文定公欒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陽日以遺藁
按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即因對

孝宗皇帝玉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欒城集
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陽日以家藏
及閩蜀本三攷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臣
進呈對畢得旨速進未翌朝旨詣德壽宮起居升輦之際
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魯國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
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肖似濫承人之到官之初
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際乙夜之觀實為榮遇其板以歲

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擗節浮費迺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實舊遊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森謹書

樂城集後序

樂城集暨樂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蘇文定公
穎濱先生所著我

皇明

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臯劉公監察侍御合川王公胥有論撰弁之首簡金輝玉潤光暎縹緗廷槐睹而嘆曰嗟乎可以傳矣夫文章與世運相為流通者也六籍以還作者相繼春秋戰國先秦兩漢魏晉齊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賈曹劉沈謝嵇阮之徒下

逮盛唐李杜韓柳諸公郁郁彬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律調音響抑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舒道德之光闡明鬼神之秘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翼風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輩極力為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聞談三蘇氏罔弗欽衽敬服蓋當世之絕倡也乃文定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充才贍自成已格議者謂為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究其所至蓋已闖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室之奧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曰歐曾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軋之使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軔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躡李杜韓柳歐蘇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願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又得博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

斯文之幸與廷槐不敏不足與論古今作者之意乃
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
群玉之後故不靳撫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為

王誦焉若

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玉溪公校錄之
勞通政石川公翊贊之力暨我東阜公合川公屬
王刻集之故則前序見之茲弗敢贅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利帶管提
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

樂城集後序 終

樂城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進論五首

夏論

商論

周論

六國論

秦論

第二卷

進論五首

漢論

三國論

晉論

七代論

隋論

第三卷

進論五首

唐論

五代論

周公論

老聃論上

老聃論下

第四卷

進論五首

禮論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第五卷

進論五首

燕趙論

蜀論

北狄論

西戎論

西南夷論

第六卷

進策

君術五道

第七卷

進策

臣事五道上

第八卷

進策

臣事五道下

第九卷

進策

民政五道上

第十卷

民政五道下

第十一卷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秋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第十二卷

御試制策一道

樂城應詔集目錄終

樂城應詔集卷第一

進論五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

善山集
仲夏
雅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其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

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而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

聖人不喜為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衍衍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

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常以為周公之治天下務為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母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剄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嘗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

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惟天下之有劉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為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以消亡而

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於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愚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商周蓋嘗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

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塹啜土鋤土階三尺茆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為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奠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

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枋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稻粱先大羹而後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之際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於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葬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六國論

愚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踈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爭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

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臣臣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安於其間矣以四

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
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
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
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
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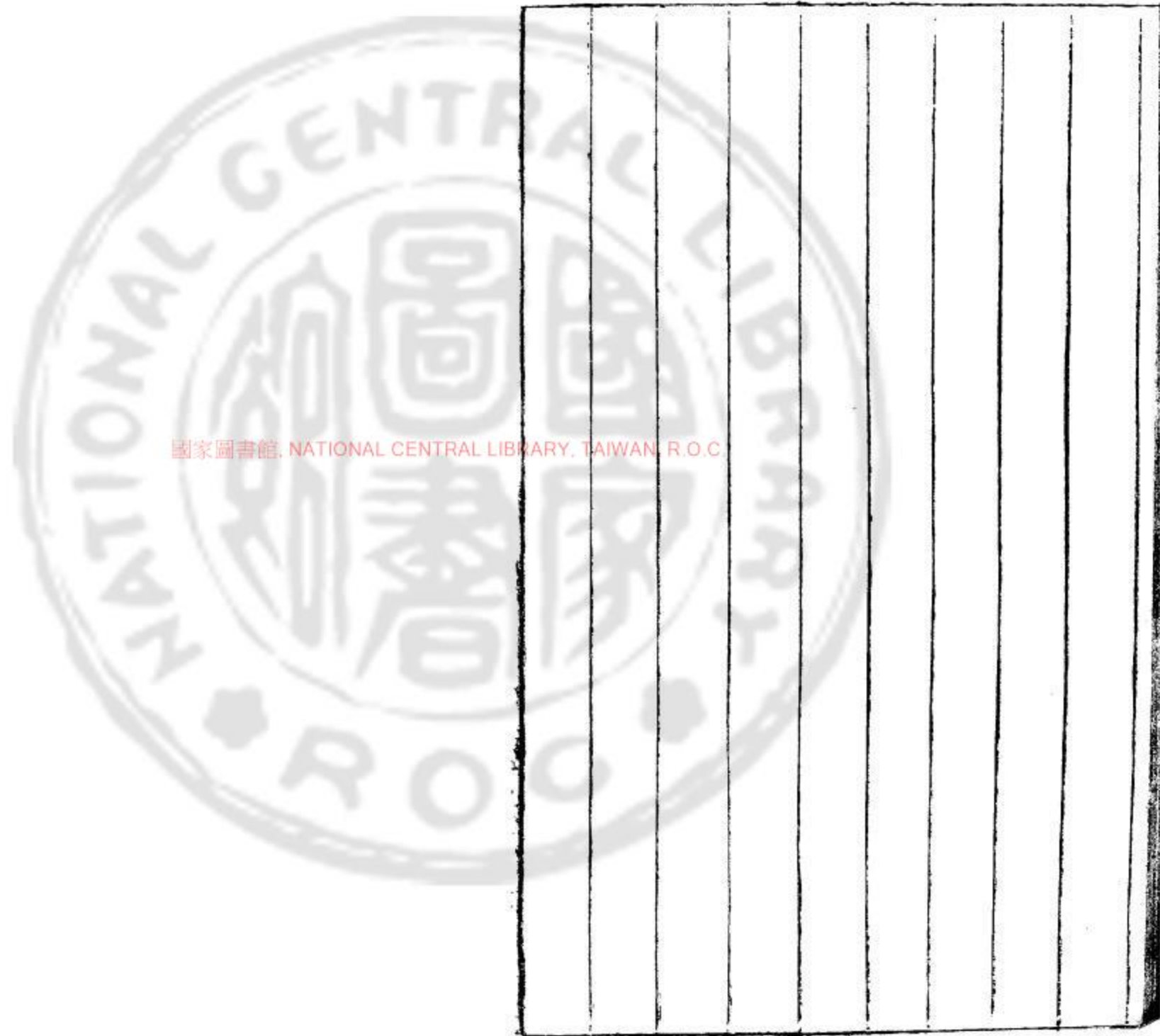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奪六國斬伐天下不
數十間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

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廢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
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
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
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
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
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
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
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
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

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

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脩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欒城應詔集卷第二

進論五首

漢論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
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
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
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
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
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

鯁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
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
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
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
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
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
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
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惛惛而無所底麗而天下
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

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
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
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徂天下之畏己而
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
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
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
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
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
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

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倘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

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和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粹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吐嗟叱吒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進其頑冒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

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就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 sought 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

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劉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勤勞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嘗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

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
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
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鬪之
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
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
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
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
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
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

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
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
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
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
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
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
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
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
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

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
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
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
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
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
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
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天下

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
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
南北南北又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
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
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渡河以有北之民而
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
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
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
而周齊取之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

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
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
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
際天下將不可合邾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
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
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
關中未安席不及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
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
此唯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

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
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
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
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
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蜀漢之粟
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
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
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
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見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

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出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悼其東

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

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

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
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吾嘗聞之周之興太王
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
不絕喪夫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
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
深取天下者也

欒城應詔集卷第二

樂城應詔集卷第三

進論五首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
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
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
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
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
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

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

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復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

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為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疆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

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率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其間隙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

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而
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
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權故脅於大臣而
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
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
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
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
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
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
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
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
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
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振四方然
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
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
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
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卨而於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囂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

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薰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卯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

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絳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

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

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報

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使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群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慮之遠哉

老聃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為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為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在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則亦無

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鷄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鷄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聃論下

天下之道唯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

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相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際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浮其間而我皆無所與以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

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

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
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
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
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辨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
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
於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
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

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
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
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
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而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
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
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
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而
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
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為窮既曰斷滅矣而

又恐斷戚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樂城應詔集卷第三

樂城應詔集卷第四

進論五首

禮樂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邊
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
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
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
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
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

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
廉耻退讓之心晬然見於其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
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
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
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節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
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偃僂拳曲勞苦於宗廟
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
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
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

稗豚蕡桴土鼓而以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
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
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
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
體解而 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
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籩豆鉶羹以極今
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
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
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

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未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腊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遂以為不可易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于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耻而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

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為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

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
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
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老少者不在乎七八
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
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
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
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
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
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

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
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
分其少多而各為之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
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
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
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
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
之所在不可彊以為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劓太子之傳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不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

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俛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

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
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
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
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
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
先后將降汝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
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
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
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
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
柔懦而不快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者也夫三代之君
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
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
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
所為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
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

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於禮春秋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跡而下及於飲食休第昆蟲

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雉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

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闕闕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夫知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彊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窮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

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

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

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
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
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
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
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
秋書曰戎伐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伯春秋書曰齊
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
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
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欒城應詔集卷第四

樂城應詔集卷第五

進論五首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
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邊豆酒食
之薦而天子之大親夫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
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
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冒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為
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

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
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
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至於後世
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
日已敗亂今天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
勁勇而沈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
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
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其椎
魯少文者可以信然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

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
而其椎鈍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
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
而無義則為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為盜故古之聖人止
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
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
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為忠臣義
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
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

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若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

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吐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民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個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

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感感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返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也深故必有

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疆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辨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

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疆表之民亦以此恐愾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

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

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推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也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

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

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恃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

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彊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彊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

苦戰而金玉錦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疆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縣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

知也故常大言虛唱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之人半而其酋豪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害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

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志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而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戎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

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樂城應詔集卷第五

樂城應詔集卷第六

進策

君術五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

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偽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彊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為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為

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彊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歛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軌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後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講牛不可以有所

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
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
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
馬也馬之性剴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
不趨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制之
有時則終日驥駿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
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
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
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

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
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况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
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
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
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
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趨之懷倨肆傲岸
輕侮凌辱以折其彊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
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
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

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制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若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第二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知於天下之情不先知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

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也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

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制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之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其下之人從而傾焉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

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

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

明也

第三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

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而詔其君不
曰必為人臣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
此非恐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
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
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
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
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矣而
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
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已之

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
以成仁之形使已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
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
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
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間
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
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
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
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

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蹙額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懽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稟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

亦不敢直己以衛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
鯁鯁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利害故天下
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故在於
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
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
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
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
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
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

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
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
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數
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
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
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
憚而不敢言多為之堤防以禦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
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
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

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
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耻而不
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
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
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
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
所忌天下之所指目號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
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
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
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
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
及此也

第五道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
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
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
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
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

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堤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壅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除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

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上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小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

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人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欲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以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唯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暇及於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
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
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
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
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
而爭為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
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
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
著則其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

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
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
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
可必為而群下有所畏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
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
故各因其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
為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
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
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卒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

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皆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其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劉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

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

有所為於法令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赦天子知之亦不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第二道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及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常不

嗟嘆古之人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剗而天下之不剗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常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疆忿之臣威蓋

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
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故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政
不敢以其剝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
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
政令行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
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
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於
外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
將以為賞邪為刑邪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

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
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
安可以有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
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
悅乎其辨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
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仇耳是以
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
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剝而成於守之不公矣朝廷之
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

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彊禦臣故曰惟無私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而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有知之而患不可為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夫

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携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

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槁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為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

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有求而必從有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手不之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将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

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将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亦已畧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莫不養其氣然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致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

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貞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于太勞或病于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

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其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遍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

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所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

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所能要在不究其利
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
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
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
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
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知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
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
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
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
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
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
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則先擇事於擇將擇將
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舉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
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皆其盜賊
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
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
患夫豈必在此也

第五道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馭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

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氣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疆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

上有難而起起而闔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
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之病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
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之多而士卒趨
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
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
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
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
方今京邑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
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

有三大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此數四大臣者非在
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
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
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
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倭親問疾苦如
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
監軍御史有護兵諸校各有軍正軍正丞是以任安胡建
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
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威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

也今柰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宜略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法不能用法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能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欒城應詔集卷第七

樂城應詔集卷第八

進策

臣事五道下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
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勛力以自附於上而上
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
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
吐食不暇飽卧不暇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

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略觀之矣堯舜之時洪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為何者天下之人各為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後世海內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顧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

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官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逶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脩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

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為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為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庶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

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異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生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

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
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
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
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
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
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
孫皆享其福之利時則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廢弛廢之愆
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
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第二道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
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
心則為天下安矣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
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為可任而
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迨自
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
為不密也然又內為之御史而外為之漕刑使督察天下
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

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
變更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
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人今世
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為法之
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
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
之能否者也今不為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
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
搏群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已來為御史

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
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
相慶以為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為方今內肅而外不
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
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大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
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卒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
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
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為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
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

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吏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為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擿其終亦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許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彊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為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為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為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為治矣

第三道

臣聞天下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之謂權能貧富貴賤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

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自貸隣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

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卒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事有而死亦其勢然也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遍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走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

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
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
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
而增其祿秩幸而又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
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
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
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
之人而其不能者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
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

以邀人哉涖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月凡皆備具而無所
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
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
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邪是不得不
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
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
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
矣蓋臣聞之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
則使人紛紜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

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人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也與之而不才也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或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人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遷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第四道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遂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

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
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
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教之炮燔烹飪嫁娶
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
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
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
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
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
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
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不叛而去也
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
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
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卹人情之所不
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
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快
快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在而不稱其職臣聞方
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之北生於東者必投之西嶺
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

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
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
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
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
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
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
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
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
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

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
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
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
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
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
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
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汲汲之心耳目開明
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
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

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其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為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第五道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雖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天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闢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

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竊怪府吏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吏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扑戮辱之患而天下

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且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

耻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
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
當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
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
稅而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
無祿使也然臣觀方今天下方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
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
入東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
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故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

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
以為胥吏之俸祿辨其差等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
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者
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
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
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
以無俟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姦從而戮
之則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樂城應詔集卷第九

進策

民政五道上

第一道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其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

於孝悌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
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
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
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
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
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耻之
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
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
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

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
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
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
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
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
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
種之勞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
意故曰芟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實活或耒耜
汝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芘伊糾其錫斯趙以媻荼蓼當

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禾饁而慰勞之者以
勉卒其業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
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
止殺時博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
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間暇飲
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
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
此獨非於詩云爾道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
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

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
其所與競今行之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
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
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
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前不為
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隱此豈
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
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則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為古
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

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第二道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其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

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隣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者何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

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為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

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邪將為樵邪為樵則失牛羊之肥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

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嘉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禱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舉科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請求

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

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簋盞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

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脩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漠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貴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常以為恠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

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術實而去其所以

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莽鹵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嘗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体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報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

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闕中之田而無戰攻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

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
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蕪蕪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
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
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
有餘則在務於擇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
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
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
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輦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
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

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
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
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太
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詖未
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
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
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
知戰故今世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
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

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飢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有其餘而後能辨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禁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

富者田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有以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食之而有餘飢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

而賤收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歛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熟饑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間暇則

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知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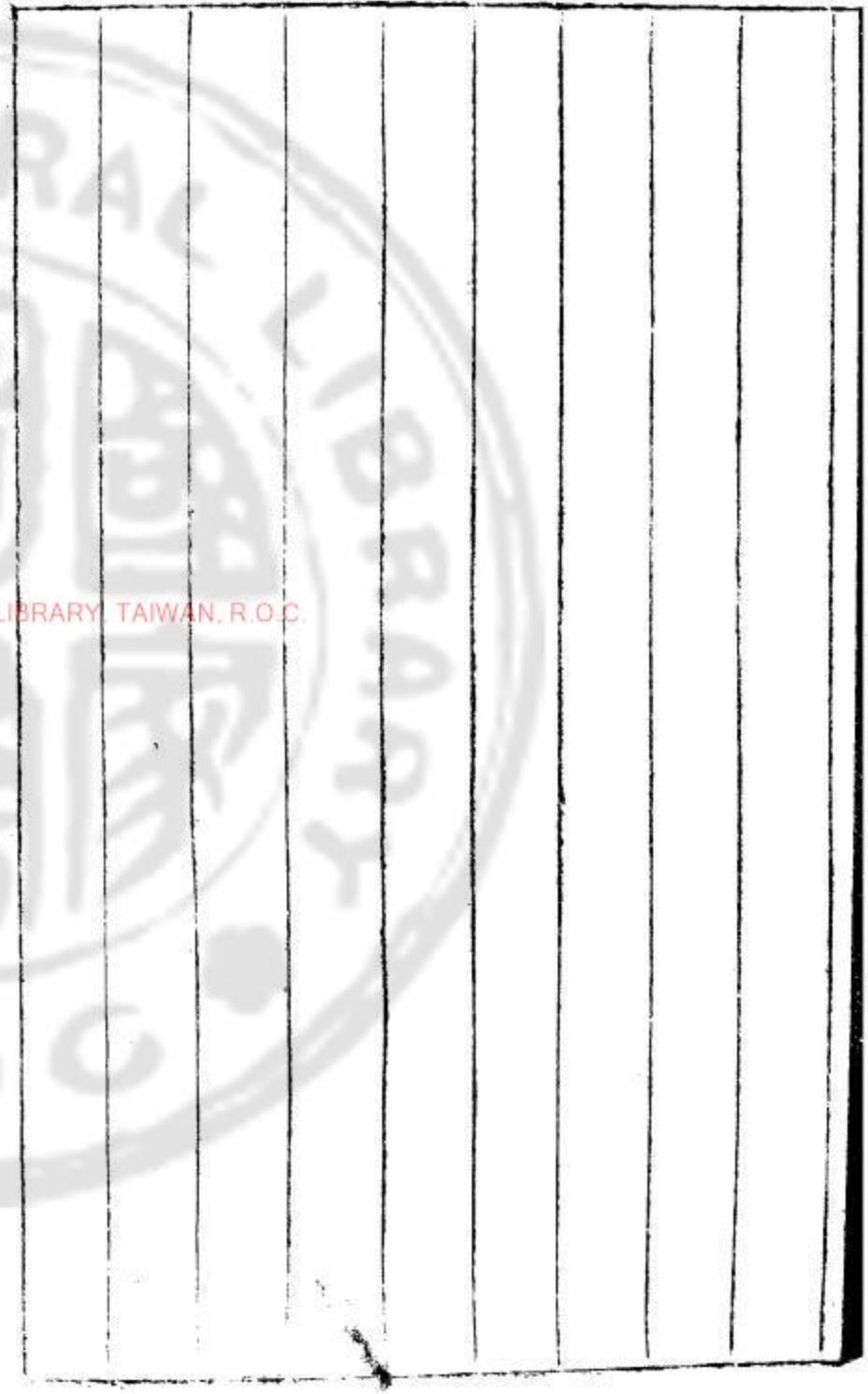
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

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卒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卒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相使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為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盍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

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應詔集卷第十

進策

民政五道下

第一道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當而可為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不則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

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
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
天子之田而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
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
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優故調其財以為養
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
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
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
當役也故使人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

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
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
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
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
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
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
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
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
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

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

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為廩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

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第二道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彊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後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飢寒朝夕之柄天子不卹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皆非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

無田以予之而欲後其力也實難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始有以附屬

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

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

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明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

臣以為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
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
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
急務也

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
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
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
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
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
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
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為創置摩畫使足以衣食
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我
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
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
南岡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
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

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
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
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
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
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
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
在戰國最為疆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
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
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
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
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
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
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
而獲魚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
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
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
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
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

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
是以民常苦飢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邾魏武之所
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
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
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持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
安能備知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
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
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
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
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
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
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能後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至
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
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為
漸減而取諸此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
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

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綉天子之至尊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

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

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韙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

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力也夫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天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

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遂其心而陰愴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彊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彊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戢之求彼急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

而弱中之彊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竭罄四海而其終不能以

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欽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

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後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為役其法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

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
下以捍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
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于墳
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卒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
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
徒蓋常以為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
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
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
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

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暴露為國勞苦凡國家
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
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
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
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急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
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以自負而不
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
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
其飽食而無所試優遊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

効者則其氣剄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席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卒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愴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真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樂城應詔集卷第十一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秋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秘閣試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濶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

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必欲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治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

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邪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

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

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其命益也讓于朱虎熊羆夫臯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攄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攄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攄在可戮而鴻為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攄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

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忠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名以冒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後交橫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

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為稼又欲為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濶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

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為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為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並耕饗殮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為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為耕不督之圃而自為圃而何至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為者之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况農圃之功矣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農民尚誰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所其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已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蓋詳矣夫坎之為言猶曰險也天之所為險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為險以其有山川丘

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蓋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為君之尊而民至於為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池城險阻不可以固而留眾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

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盞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牖之下而終獲無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為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剄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荆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為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罰不能繩而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為本論

君子之為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為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君父子君臣冠婚喪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為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為不善也以為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

敢於養人也然而為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后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禮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為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后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

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為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為詩也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為酒醴剝亨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筭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為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為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

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為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之患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脩身之人帶鈞踏矩不

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皆備則雖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已有度而富不可勝計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氏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為君子陳於前哉

秋試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

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
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
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
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惧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
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
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
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
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
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

罰者然而不獲見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
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
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
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
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
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
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
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

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省試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

天下之賢才而惟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

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跡可以引而置之於
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
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
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
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
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
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
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
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
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
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
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耻
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
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
於民矣

樂城應詔集卷第十二

御試制策一道

問目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 陛下過聽策臣於廷使得竭愚衷以
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 陛下制策凡所以問
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
聞而後答 陛下之所問伏惟 陛下承 先帝之業即
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乂安 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
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 陛下
策臣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

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
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
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
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
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
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
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
臣以為陛下夫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
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

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
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
闕政尚多和氣或盭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
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大康
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
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
不戒沉湎於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
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

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行於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竦賤之臣聞之道路 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 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蠹為惑之

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甚則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 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 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疢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 陛下樂也伏惟 聖心未之思焉

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方今承 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
陛下柰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
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
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
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
安是以兵不得撤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已浚而不能
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
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

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畝澮之迹往往猶在而
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跳而逃兵罷士
之所竄伏 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思
極慮招來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
而不肯往 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
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為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
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
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
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

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撤非不知撤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

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敵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敵過吾城以深入吾城地而懼敵之敢深入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大屯故諸小屯皆廢以為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

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
撤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
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
待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
之而生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
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
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颶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
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
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

天下時使薄歛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
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賤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
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
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
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
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
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歛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
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
過賦歛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

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 陛下未得者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為者也凡今百姓所為一物已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鈔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 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為一穿以耗其所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 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為節

儉以寬百姓損錦綉棄金玉以質素為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

為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縣郡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晷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廢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

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
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
後之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而聚怨然臣以為
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
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待上太過上以其法御
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
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
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
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

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
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
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
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 陛
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階
讓之節而訟未息刑未措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為教化
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
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而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
必有美名而有亶亶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未必不

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 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
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
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
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
今者 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
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 陛
下之欲速於為治也然臣以為 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
為政之綱也且 陛下以為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
以致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

未有耶臣以為凡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其
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
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卹百姓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
此等常為暴也 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
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
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 陛下惑於虛名也
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維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
擇 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
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

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為 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燠氣之失節江河百川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為 陛下道哉臣

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為也不可推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由 得復至或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脉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捐瓦於堂而指之曰是心也是

肺也則可手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
得而干之而尚何擇手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
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充塞於天
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
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
河淮汴砥滯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
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
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
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

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為 陛下歷數
天下之弊而使 陛下盡備之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
救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
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
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覩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
夏而亦不為非也 陛下懲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
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
之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摘
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 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

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擿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 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

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

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
觀開元之際猶委之即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
遂有權時應變之事即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
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
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
夫陳平常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
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虛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
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糶邊陲守禦之方
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玉府內

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
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
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
深論也伏惟 陛下詔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
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
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
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 陛下丁寧激切至于如此而臣
何敢不為 陛下申重其說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
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

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之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丘革怠惰驕不為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

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為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不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劉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昉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

人皆可使為朴直之士 陛下何憚而久不為也臣本布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 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以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 明詔無補於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為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其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

不以為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為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綉非以為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鷄鳴而赴日晏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維 陛下覽策

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
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夫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
弊矣惟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
見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天下
不勝幸甚謹對

樂城應詔集卷第十二終